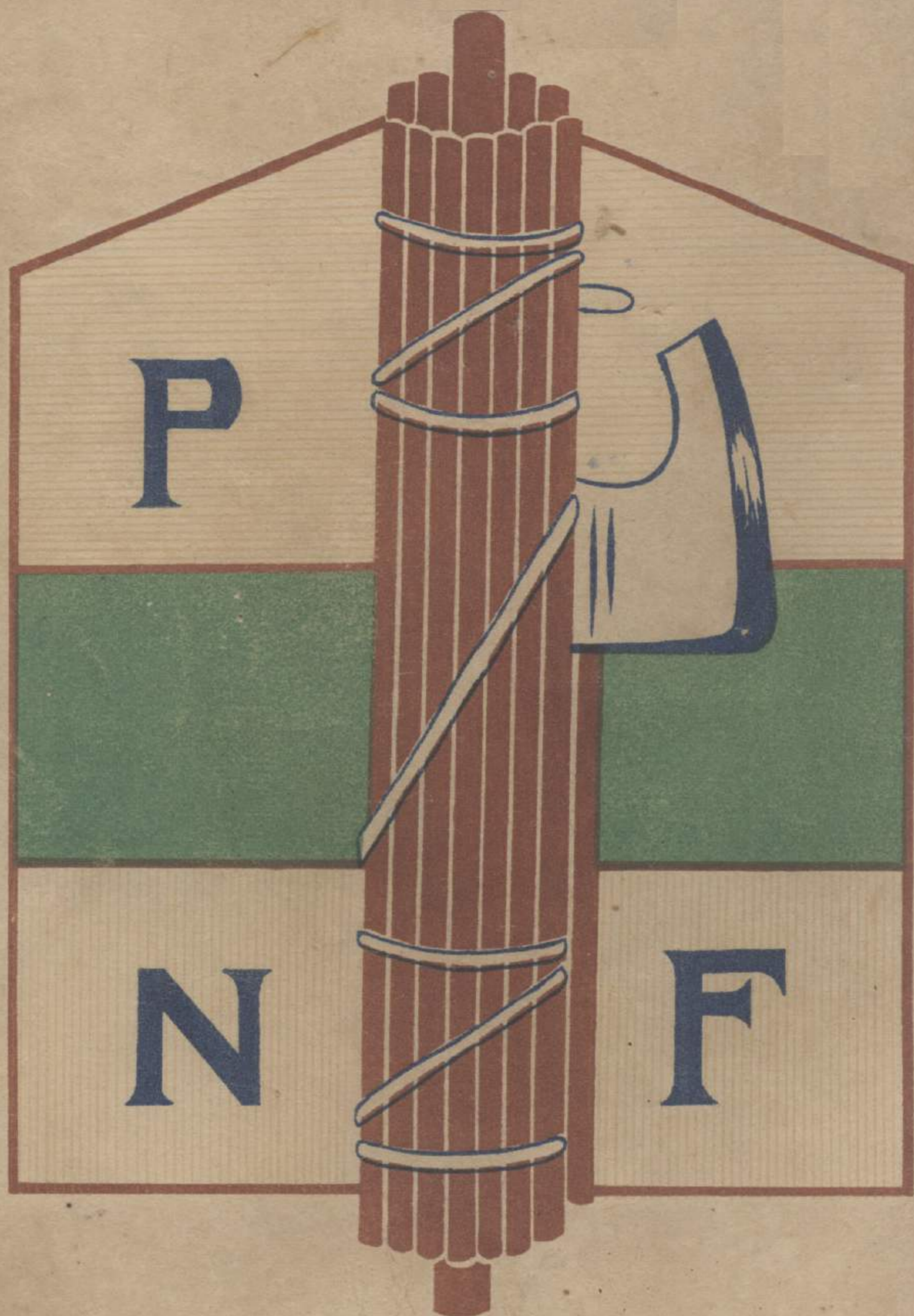


莫里尼與新意大利



馮秉坤譯

莫索里尼與新意大利

天津大公報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初版

莫索里尼與新意大利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另加郵費

原著者

Alexander Robertson

翻譯者

馮秉坤

校者

陳隆基

印刷者

大公報館承印部

發行者

大公報館出版部

分售處

各地
大公報分館分銷處
國聞週報分發行所
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莫 索 里 尼 肖 像

原序

在下列數章中，我企圖撮要的敘述莫索里尼的生活及事業。莫索里尼的名字，人所共知，但是對於他的傳說，則人言言殊，使人不敢輕於置信。現在姑且不論這些敘述及輿論的對錯，我僅將他由幼年到現在的生活的事實寫出，以供讀者自己對於莫氏之評論。

莫索里尼的生活，含有兩大相反的階段。以歐洲大戰爲此階段的分野。歐戰的局面完全改變了他的性情和生命，使他變爲一個新人，導他走入創造新事業的道路。在他生活的前半部，他是一個熱誠的社會主義者。每至一地，率謀促進階級戰爭。嗾使工人反抗雇主，僕人反抗主人，佃戶反抗地主。然而在他生活的後半部，他是一個熱心的民本主義者。促使工人及雇主，佃戶及地主，僕人及主人聯合，大家一視同仁。因此意大利不再有階級戰爭。不再有罷工及怠職，大家全都諧和的一同工作。從此再

沒有「一個人爲個人」，只有「一個人爲社會，社會爲個人」了。大家彼此互助，謀求最高的幸福。人民悉附屬於國家，大家都設法去增進國家的最高幸福及偉大。

聯軍感謝莫索里尼的原故，由於以下諸理由。第一因爲由於他的權威和多數民衆的力量，使嚴守中立的意大利終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加入戰爭。我們全都曉得，在最後與敵人的決戰中，意大利的燦爛的供獻。再就是莫索里尼救了英美兩國，使他們免去感受烈寧計畫下的布爾希維克的襲擊。烈寧曾謂他欲先征服意大利，作爲攻擊英美各國的軍事根據地。莫索里尼擊敗了他的毒計。當國王伊曼內第三統軍作戰時，烈寧縱其密探，裝載無數金子入意，可惜他們的代價，僅僅得到一種成功的宣傳。因爲當時他們獲得羅馬及各主要城市的政權，使意大利全國瀕於破產及傾覆。因此他們一變其受人愛戴戰場的英雄，反爲人民譴責及侮慢。

莫索里尼繼而提高法西斯的地位，召集所有退武軍人及愛國志士，結爲一體，與人類及意大利的公敵決殊死戰。他召集的結果，得到狂熱的響應。他的軍隊處處告捷

。最後於一九二二年十月進軍羅馬。首相費克脫（Facta）失望之餘，擬頒佈軍事法令，使全意大利變為軍事戒嚴時期，以與莫索里尼抗。國王伊曼內第三竟帶着陵侮性的辭退他及他的內閣，親召莫索里尼主政。因此莫索里尼拯救瀕於破產的意大利於布爾希維克主義中。同時更救了英美等國。

過去莫索里尼當政的八年內，他創造了一個新意大利。從前到過意大利的人們，現在再至意大利時，見意大利各處的改善，遠出乎他們預料之外。田地及農場顯示出富裕的樣子。遼闊的沼地，向為瘴氣及傳染熱症的毒蚊的滋生地，現今都抽乾並耕種。現在這些地方生產大量的五穀。工商，航運，造船等業的發達，亦漸臻佳境。就中尤以人民的改變，較前為善。再沒有懶惰及閒散的人了。再沒有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報酬的論調了。大率皆為工作而工作，甚至不去重視工資。人們不視工資為工作的報酬，而視為是使他們多去工作的工具。

大體看來，人民全都受了訓練，恪守法律。所以他們很感自由。莫索里尼教訓他

們離開社會沒有自由。自動服從法律即是自由。如同詹姆士 (Apostle James) 所謂：「完全自由律」

莫索里尼同時更是一個真實的改造家。他提高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及道德，轉移了社會的風氣。在其立法及對國人的要求中，宣誓領導他們，不論在職務的內外，永久變為新興及再造的意大利下的公民。據我所見，莫索里尼之所以為一改造家者，再沒有比他用手高舉着一本聖經，向人們說道：「據我所知，新約全書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書籍。」此為真正的自由與勞動的憲章，得到這本書，意大利及其他任何民族，將要蒸蒸日上，再接再勵，無往不勝。如同沙耳丕 (Paolo Sarpi) 所謂的威尼新共和國一樣。

羅柏森 (Alexander Robertson)

譯者序

近幾年來國內譯書的事業，非常發達，時時有新書出版，其中頗有珍貴的名著，這不但可以啓發我們的新知識，使我們洞悉今日世界的情勢，且可藉此爲新中國的借鑑。

今日歐洲政局中的兩大怪傑，一是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一是德國的希特勒，兩人的威名早已傳遍世界，自然無須再來介紹。但是我總以爲許多人們只知道這兩位怪傑的名字而已。能從報紙，雜誌，以及三五絕無僅有的譯本中略讀關於他們的傳記及事業的人很少，至於能博覽這兩位偉人的事績，以及直接閱讀原文的人們，更屬鳳毛麟角。如此則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尤其是中學學生，因爲譯本太少的緣故，使他們的求知慾望很難充分發展，思想易於閉塞，這不但是青年本身的不幸，也是國家前途的一大損失。因爲這些青年是國民中最有希望的，是國家的命脈。他們的知識充實與否？思想的培養如何？與十年或二十年後的中國息息相關，成爲因果的關係。想要培植這些佳種，使他將來花茂實繁，教育家固然要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但是著述家於此也

要有相當重要的負擔。因為他們的文墨可以左右青年的思想。

譯者繙譯此書的意義，一則由於莫索里尼是現代的政治中的怪傑。他的家世，生活，事業，治才，以及其人格的偉大，所在都可為有志青年的取法；一則由於作者羅柏桑君（Alexander Robertson）以流利的筆墨，小說的體材，簡短的篇幅，將莫氏以往的偉績，一一撮述如繪。使讀者閱不釋卷，我覺得本書的內容，最宜作為中學時代的青年們的讀物。我相信他們讀此書後，對於莫氏一定有清澈的認識，竭誠的仰慕。莫氏堅忍耐勞的精神，果斷善治的天才，以及其愛國愛民的熱誠，無形中會深入青年的腦筋裏，造成他們思想動作的萌芽，以待他日供獻給國家。

再者本書在去年春季即已脫稿，只因私務羈身，未能早日付印，供獻到讀者面前，十分感覺抱歉。本書承蒙現浙江大學英文教授陳達先生及南開大學政治學教授羅隆基先生校閱，我友曲士敏君於修詞中，諸多建議，吾妻沈瑞琨女士任抄寫之勞，特此微表謝忱。

目錄

| | | |
|-----------------|----|----------|
| 原序 | …… | (一—四) |
| 譯者序 | …… | (一—二) |
| 第一章 幼年時代的莫索里尼 | …… | (一—一三) |
| 第二章 苦工時代的莫索里尼 | …… | (一四—二五) |
| 第三章 新聞記者時代的莫索里尼 | …… | (二六—四三) |
| 第四章 兵士時代的莫索里尼 | …… | (四四—五九) |
| 第五章 法西斯主義者的莫索里尼 | …… | (六〇—七五) |
| 第六章 民主政治者的莫索里尼 | …… | (七六—八七) |
| 第七章 改造家的莫索里尼 | …… | (八八—一〇八) |

莫索里尼與新意大利 目錄

第一章 幼年時代的莫索里尼

從巴拉格那 (Bologna) 到雷米尼 (Rimini) 的鐵路中間，有一個車站名福利 (Forlì)。
去這車站左邊的數里座落着一個小村莊，名德威阿 (Dovia)。此地是屬於樸萊德票 (Predappio) 市區的，這裏的房屋極不整齊，其中有些是兩層高的樓房，但是大多數的房宇，都是一樓一底，最稀奇的是這許多房子的樓梯不是建築在室內，而是用笨重的石塊修造在房子的外面，房屋的底層，通常多用來當作工作室或鋪面，一家的人口大抵均住在樓上，莫索里尼於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這天，就降生在這種情況的一個房舍中，莫索里尼自己叫這所房子爲一個頹廢的陋室。他的父親名亞利山大 (Alexander)。那時不過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他的母親名露紗梅陶妮 (Rosa Matroni)。他是他父母的長子，他有一弟一妹，弟名阿蘭德 (Arnaldo) 妹名愛迪維 (Edvige)。

假若這所房子是一個頹傾的陋室，現在已非如此，因為最近當地的農人們，募集了一萬二千列耳(Lire)將牠買下，他們把牠修理完善的以後，並且把牠贈送給莫索里尼。所以現在這所房子很容易識別。因為在牠的正面，有一小塊大理石牌，上面刻着莫索里尼的名字和他降生的年月日。正如同在多拉米山(Dolomite Mountains)附近的皮維底凱多(Pieve di Cadore)地方蒂廷(Titian)降生的房子然。當我上次看見那所屋子時，已經用做一個理髮館。不久以前亦如莫索里尼的降生地是的，從新造起來，並且上面也有一塊大理石的名牌，繼而意王用諭旨宣佈那個地方為國家紀念物。或者終有一日莫素里尼的頹廢的陋室，也會照樣成為國家的紀念物。德威阿村的街道，現在已經名為莫索里尼路了。

莫索里尼的父親和母親，在很多方面彼此性情是相反，例如性情和嗜好全不一樣，但是他們倆都是很好的人。莫索里尼自己對於他的父母曾有許多記述。下面幾件顯明的事實，是他告訴我們的。他的父親，並未受過教育，從沒有進過學校。他於一八

五四年十一月，生在樸萊德票的市裏，並且在這個地方消磨了他的終生。他在達維達拉(Dovadola)學做鐵匠。當他二十六歲時，他便到德威阿去，在這裏開始他的鐵匠生活。他是個心慈的人，但是性情粗野，有時竟很暴戾，他是個熱誠的社會主義者，或者如莫索里尼所說的，他的父親是一個國際主義者。莫索里尼被他的父親給他受了洗禮，名白尼脫(Benito)，蓋寓為繼白尼脫潔勃芝(Benito Juarez)而起之意。因為此人於一八六七年曾在墨西哥領導叛亂，來反抗麥格斯米連(Maximilian)皇帝。並且在一八七一年他自己做了憲法規定的總統。莫索里尼的父親，如何染上了社會主義的觀念，莫索里尼自己說不知道。但是不久這種觀念使他感受苦惱。因為這個原故，他在陸克德福利(Rocca di Forli)被捕入獄，有數月之久，這是在他將要結婚前的事。但是當他被釋放後，莫索里尼對我們說，在三年半的長時期內，他一切行動，無日不在警察的監視中。在這樣情形下他結了婚，並且生了莫索里尼。莫索里尼引證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樸萊德票市長頒佈的命令，只許他的父親有一天的工夫離開德威阿到福

利去，並且迫令他必須當夜回來。但是過了不久，時勢改變了。社會黨人當權，莫索里尼的父親起初被選為市參議員，繼而更做了樸萊德票市的市長。這件事實告訴我們知道，他必定努力培養了他的知識，同時他必定有了行政上相當的權力。因為莫索里尼告訴我們說，他的父親做了許多不可諱辯的公益事業。例如改良公路及增築新路。無論他的理想是如何錯誤，但他總把公益放在心上。

莫索里尼的母親亦生於樸萊德票市。她受過很好的教育。得到福利普通學校的文憑，充任小學教員。直到一八八二年她結婚時，她一向是過着鄉村學校中的教書生活。雖然，結婚並未停止了她的教書的職務。她自己在家中為學童們設立了一個私立學校。他們的那所狹小的房屋，佈置得非常妥當。底層做鐵匠舖，樓上的屋子，一面用為住室；一面做課堂，莫索里尼的母親，是一個文雅，謙遜，和靄而忠誠的基督徒。她無時不是過着清淡，忠正及虔敬上帝的生活。雖然，她的丈夫在鐵匠業及村人中，有時舉動粗劣和暴戾，但是在她面前，他却常常現出安靜和雅緻的樣子。當她做教員時

，她理想到意王伊曼內第二（Victor Emmanuel II）的首相阿瑞格勒（Marques d'Arce-
glia）的母親所說的「我們全都是由一塊布做成，最初的褶襖永遠不會消滅的。」因此
她小心的對於小孩子們講話，虔誠的渴望着培植他們幼小的心靈和意志，使他們敬愛
上帝，彼此互相愛慕。她深信「愛是法律的完成」。她似乎對每個人都愛，並且每個
人都愛她。莫索里尼愛他的父親，但是尊崇他的母親，

她時常帶他去參加宗教的儀式，但是他告訴我們說，「我一點也不能在教堂裏久
停，特別是當舉行什麼盛大儀式的時候。那暗紅色波動着的燭光，令人難忍的香料的
氣味，牧師們的長袍的顏色，人們遲緩而囁嚅的唱歌，以及音樂的雜響，極度的擾我
不安。」

自然他的母親是他最初的先生，莫索里尼在五歲前，她就教給他讀書，並且讀的
十分流利。次年（因為所有意大利兒童至六歲時，爲入學國立學校之年齡）他被送入樸
萊德票的一個小學校裏讀書。這裏是本區的首市，以前我已屢次的提到。這種嚴勵的

學校生活，對他那活潑無阻的精神，却是有點乏味，他時常做一個遊蕩者，他自己說「我天生是一個遊蕩者」。他愛任性的踐踏那綠色的田野，終日的光陰消磨於小溪划槳中。他像普通孩子們一般喜吃水果。在漸漸伸展到阿盆尼司 (Apennines) 山脚去，有一片遼闊的平原，這羣山峰是與福洛林斯 (Florence) 的分界處。這裏種植着許多肥美的菜園和葡萄園。他毫不猶豫的在可能範圍內去偷蘋果，梨，葡萄等，一飽口福。底確在他短促的幼年生活中，從他的記述裏告訴我們，他是村中的一個胆大無忌的偷兒。他不謹好偷食水果，並且更愛偷小鳥。

現在我來解釋如何這件事情是可能的。在意大利的鄉村中和多山的地方，有所謂籬牆的設置。即密植小樹成爲圈形，修剪的類似籬笆的樣子。在這些矮樹上掛了許多捕網。在樹圈內，放置一個鳥籠，裏面裝着歌聲低回的喂熟的小鳥。樹圈外面設一個高聳的土壘，一人或者一個小孩子坐在這裏，手中拿着一個柳條編成的扇形物，狀如一個筐蓋。當他看見羣鳥已被喂熟的鳥兒引來，落在樹圈內的地上時，捕鳥的人，便

立刻將他手中的這個柳條蓋子越樹擲去，於是這羣驚慌失措的小鳥，便東西亂飛，不知所向，結果投入羅網。莫索里尼便從人家的捕網中偷鳥。千百的鳥兒都用此法捕獲。一日清早，我在多拉米 (Dolomite) 山附近的柏拉拏 (Belluno) 市場上曾見，捕獲的鳥兒有兩千之多。

有很多故事述說莫索里尼於偷鳥和偷菓時所冒的危險。一次他告訴我說，當他得了一羣小鳥後，不料他被養鳥的主人追趕。幸而他的運氣好，他跑到一個溪畔，急忙躍入水中，泅到河的彼岸，鳥主只好停止在河邊。在述說這個冒險中，莫索里尼自傲的說道，他並未失掉他的小鳥，所以最後他不但救了他自己，同時也更救了牠們。白川茉莉君和其他人們曾述說關於他偷蘋果的故事。由此可以表現出他英勇的特性，這種特性標示他一生傑出之點。他伴了一羣兒童遠遊，去偷蘋果。他們扶助其中最年幼的一個孩子，爬上一棵菓樹，以便將樹上的蘋果搖動下來。正在此時，園主突然出來急向他們追趕，手中持着巨棍向他們威嚇。在樹上的這個小孩子受驚跳下，跌倒地上

，折斷了腿骨；他的同伴們全都逃了，只有莫索里尼聽見這個孩子的哭喚求救，並且看見他無助的臥在草地上。他火速的跑回來扶起他，把他放在自己肩上，負着他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除去做果園的偷兒外，莫索里尼生性是一個好鬥者，他從不懼與比他身高年長的孩子們比武。他自己說他：「我是個小光棍，一刻不寧息的，強蠻，易激動的，好很的時時預備着爭鬥。我時常帶着被石子擊傷的破頭回家，但是我知道如何爲我自己復仇。」我相信有些他年幼時的敵人們，現在都已變爲成年，在他們的身體上仍然印着他們幼時爭鬥的傷痕，他們現在自傲的向人們顯示。莫索里尼依然是一個心慈的孩子。他寧願自受飢餓，也要將他粗淡的飯食分給友伴們吃，並且更如那件蘋果樹的遭遇所示，他努力拯救他們於患難之中。

莫索里尼在樸萊德票求學，不覺已滿三載。在一八九二年時他纔九歲，家中對於將來應當使他去作什麼的問題，起了很大的爭辯。他父親的意思願意令他去學鐵匠，

這時他已經在很多方面幫助他的父親打鐵。如拉風匣，燒生鐵，甚至在鐵砧上鎚鐵等。但是他母親極力反對這主張，因為她知道——這點他父親或許沒有看到——不管他是怎樣的性野，他生來是好學並且是長於演說。她曉得凡經過他的手的書籍，他無不一一吞讀。她更曉得他常在他的臥室內向理想的聽衆練習演說。瑪加 (Marga) 一位女著作家，告訴我們說當她走進他的屋子時，問道，「白尼脫你瘋了麼？」他答道，「沒有，伯母，我正在練習公開演說，因為或者有一日，意大利有用着我的時候。」這是莫索里尼的職業，當地在幼年時，他即在自己的屋子裏對着幻想的聽衆練習演說。

距莫索里尼家六英里的地方，到巴拉格那 (Bologna) 去的途中，有一個芬澤 (Fidenza) 城，這裏是以製造油瓷出名。因此在十五六世紀時名震遐邇，故被人名爲仙地。這裏有一個可以寄宿的專門學校。莫索里尼的父母親不高興送他到這樣一個教會性質的組織裏去，但是附近又沒有非教會性質的學校。

在一八九二年十月初間，即爲莫索里尼預備好了行裝。這件事情實在給他不少煩

惱，因為他把學校視同監獄。羅賽脫 (Rossato) (譯者案此人為莫索里尼自傳的記者) 在莫氏自傳中告訴我說：「在我離家前的一個禮拜，我比平常更顯得是一個浮浪者。我終日跑到戶外，徘徊于田野溪畔以及葡萄田裏。那時正值葡萄成熟的時節，因之飽嘗已熟的大葡萄。在我定規離家的前一天，我曾同一個玩友打仗，我一拳向他打去，結果撞在牆上，剝破了我的指節，因此我帶着一隻裹了綳帶的傷手離家。」

本月十五日清早，他同他父親坐着一輛遲慢的二輪驢車，起身到芬澤 (Faenza) 去。他們行了許久，家鄉依然在望，當那驢子跌在地上時，幾乎把莫索里尼從驢背上跌下。噉，噉，他的父親疾呼着；好歹才把驢子喚起來，繼續他們的旅程。下午他們行抵學校，被學校允許把他留下。這位管理員似乎被幼年莫索里尼的相貌與以刺激，對他銳利的凝視了片刻，轉問莫索里尼的父親道：「他一定是個輕佻的孩子」，臨別的時候，他的父親緊抱着他，和他接吻，當那個關閉了的大門把他們父子二人隔開時，他情不自禁的落下淚來。

這個學校裏有些什麼功課，我們無從得知，從實質上看來同其他寄宿的學校當無多大差別。雖然，因為牠是屬於教會性質，某種科目，勢在禁止之例。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他的學業並未改變了他的個性，或者修正了他好鬥的特質。因為入校未久，他一切舉止一仍舊觀，和同學們口角及爭鬥，並且嚴受處罰。雖然性質暴如火山，但他却極富于幽默，並且不因此失去自制。現在他却不如是了，他因為受了一位較長的同學的輕侮，與之爭鬥，莫索里尼餉之以意大利人所謂的尖刀。他用鉛筆刀擊傷了人家，這件事情太嚴重了，他即便受肉體上的懲罰，也不足以贖過。因此莫索里尼被開除。

雖然受了這種無端的遭遇，不久他又入了另一個學校。這個學校是專為訓練師資而設。校址在阜母泡泡里(Fornpopoli)，是距芬澤(Faenza)不遠的一個地方。在這裏不久他又與教員及同學們起了糾紛。有一次他受了三個同學的欺侮，他擊退他們。但是在做這件事時，據保拿維特(Bonavita)對我們說：「他超過他自衛的範圍」。因此他

從學校逃走。那位管理員是大詩人卡多塞(Giosue Carducci)的兄弟，馬上寫信給莫索里尼的父親，請他把他領回家去。後來這位管理員因為莫索里尼是他的學生中最聰明的學生，始允許他返校，因此給這個學校以無限的光榮。莫索里尼學業完成後，領到做師資的文憑，離開學校，去做一位教員。這時那位管理員和助理員心中對於往事都不後悔。他在這兩個學校中求學，前後共有六年時光。從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八年，即是從他九歲到十五歲的時候。

因為遊子思親，不久他回到故鄉德威阿。自然他充分體念到她母親的祈禱，善良的勸告，溫和的教誨，以及細心的訓練這一些恩惠。他母親的身體，本來不強健，如今更形衰弱了。他在家中住了很久，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零二年，約有四年的時光。爲了他母親的原故，他很願在家多留戀些日子。後來因為樸萊德票市府的書記職位出缺，他去謀此事，但是這個位置已經被人佔去。假使莫索里尼是對於此事感到失望，他的父親並不如此想法，因為現在他似乎預知他兒子將來的偉大，同從前莫索里尼自

己和他的母親所感到的一樣。他的父親對莫索里尼說道：「孩子，這裏沒有你的位置，快到社會裏去，無論那一方面，不論有沒有樸萊德票，你終將成爲將來的葛雷斯皮（Crispi）」（譯者案此人爲十九世紀時意大利之大政治家）這真是驚奇的預言，因爲這不只是預示他將成爲一個政治家，而且更如葛雷斯皮般的成爲許多政治家中的卓越領袖。我記得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對我說過：「在所有與葛雷斯皮同時代的意大利的政治家中，葛雷斯皮是唯一超衆的使英國政府尊崇和信仰的一個。」

莫索里尼經過多時的尋覓後，得到一個機會在魁耳梯（Quartieri Emilia）做一位小學教員。此地是離巴耳馬（Parma）不遠的一個小鄉鎮，臨近波河（River Po）。從此爲他生活的幸趣和冒險開一新紀元。

第一章 苦工時代的莫索里尼

在意大利常見許多青年男女，得了文憑去做教員。但是他們並沒有把教書當作理想的職業。莫索里尼便是其中之一。無論在思想上或感情上，他是不合於這種職業的。因此，所以他僅做了短時期的教員。這不過是他生活史上的一頁罷了。此後乃是他遊蕩生活及苦工生活的開始。

前章曾提到，他教書的地方是在臨近波河，離巴耳馬(Parma)不遠的魁耳梯(Ortigliani Emilia)地方的一個小學校裏。他照顧着四十多個小學生，他感到他們很有秩序，且很服從。我敢斷言，他的舉止足能使他們如此。他每天從早晨九時起，到下午一時止，教四小時的功課。現在小學校教員的教書鐘點依然如此。他的薪水每月五十六里耳(Lire)。薪水雖然不多，但當時的物價一切都賤，每月有四十里耳足夠他衣食之需。

因此他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囊中亦稱餘裕。最初他閒得不知幹什麼好，因為他天性不慣於懶惰。最近他對我的一位朋友說，他每天除教書外，還要作八小時的工作。實際上是從早八點起到晚八點止，一共做十二小時，甚至有時工作的時間還要長些。但是他不久亦習以為常，專心的工作和讀書。他閱讀很多書籍，有時兼或學點繪畫，舞劍，唱歌，及跳舞等。每逢星期三和星期日的時候，他酷好到鄉村中娛樂場裏去玩，高興的在公開跳舞會中跳舞。實際他很有些愉快的時間。這些事情只是他生活上很小的一段。六月底學校放假後，他便辭去教職。因為他欲開始去過他的漂泊生活。當他臨去的時候，他對他的學生們最後的一句話是「堅忍為成功之母」。

從此莫索里尼要到瑞士去，羅賽脫 (Rossato) 引証莫索里尼自傳中的話道：「我打電報給我的母親，請她給我寄相當的旅費，於是她寄給我四十五里耳。在一九零二年七月九日晚間，我止於加索 (Chiasso)。此地是意瑞交界的地方，緊靠着柯木 (Como)。當我等候着去瑞士內地的火車時，我買了一份賽珂羅 (Secolo) 報。在報上

最使我驚慌而悲慮的，是看到我父親被捕的消息。他爲了與其他社會黨人擊碎了樸萊德票及歐梯（Orte）兩地的投票箱，阻止教士階級的獲選被捕。我得到這個消息後，使我進退維谷。我應當回去呢？還是繼續前進呢？最後我還是決定了繼續我的旅途。次日下午到了亞登（Yverdon），結果囊中僅餘二里耳零十申提基姆（Centessime），但對此我並不介意。我希望遊蕩在這顛倒離迷的世界中來觀察，工作，及學問。」

莫索里尼在瑞士最初停留的地方是亞登。此地當楠千特（Nenchatel）湖的南邊。

是一個居民約有一萬人口的小城，以產硫磺井著名。從麥（Mme）公佈的莫索里尼的私信中，我們曉得他在沙費梯（Sarfatti）逗留僅一星期左右。然而這底確是他最忙的一個禮拜。使他忙着工作，充一位工程師的工人。關於此事在他的信札中提道：「我用手車向建築中的二層樓上運送石子，把我腕臂的肌肉都累腫了。」無怪他如此，因爲當時並沒有每日僅八小時工作的規定。他每日的工資爲三里耳，較意大利的工資稍高。

一星期的工作完後，他步行回到亞登。於一九零二年七月二十日清晨，他從這裏乘火車到洛桑（Lausanne）去。此地距亞登迤南二十餘英里。當他到北方去時，並沒有在這裏停留過。莫索里尼在洛桑似乎一時不易找到工作，自然他要流落到四鄉去尋覓。他在找到工作前，備受艱難困苦。他不但逢人乞討，並且已經餓了一天半沒有吃飯，他不得不向人討塊麵包充飢。羅賽悅對此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引証。他告訴我們說：「一日旁晚，莫索里尼見一家在院中晚餐。他猶豫了片刻，繼而大胆的走進問道，『你能給我一點麵包麼？』結果一無所應。『給我一塊吧？』仍然無人理他。未幾那個人從桌上撕下一塊來給他。莫索里尼接在手中說道，『謝謝你。』但是那人仍不睬他。他轉身走入黑暗的夜中，心頭的第一個衝動，就是要把這塊麵包拋去，並且他確實是舉起手來要拋。但終於將手慢慢落下，直等把麵包送入口中，且吃且行。莫索里尼得權後，一日我見他晨起騎馬出遊，途中遇見一個潛匿在路旁的小女孩子向他跑來。他勒馬問她來幹什麼。她說她的父親在歐戰時陣亡，她們母女的生活十分貧困。他便給了她

一百里耳的支票，記下她的姓名住址，並謂他將要調查她的情形。結果他查得這個小女孩子的故事確是事實。因此頒給她的母親恤金。

繼而莫索里尼覓到與在亞登時同樣的工作，做一個泥瓦匠的苦工。他管攙合石灰，給工人們運送石灰和磚瓦。他每天的工資為兩個半法郎。他做這種工作多久，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不久他又回到洛桑去。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意大利有好幾種報紙登載着一篇短文，題目是「莫索里尼在洛桑做短工時，生活史上的一幕。」這段故事是一個名喚納夫 (Pietro Nave) 的老泥瓦匠頭述說出來的。現在這個老頭住在白格穆 (Bergamo)。當莫索里尼漂泊在洛桑尋求工作時，這個泥瓦匠頭正在興工建築，他對我們說：「一天早晨當我的妻子由市上買菜回來時，她在橋頭遇見一個穿灰色衣服的青年，向她問道，「你不是一個意大利人麼？」她回道，「不是，我是白格穆司克 (Bergamasco) 人。」白格穆是意大利的朗巴底 (Lombardy) 所屬的一個城市，距米蘭 (Milan) 東北三十六英里左右。

從她的回答中，這個青年面帶笑容說道，「夫人，我正在尋求工作，你不能爲我介紹一個雇主麼？」她道，「候一候，待我去叫我的丈夫。」我隨即出來，便允許這個青年從次日起做我的傭工。」

納夫說，不久這個青年開始寫文章在報紙上發表，且努力自修功課。納夫至今尤記得這個青年的名字叫莫索里尼。因爲莫索里尼的面貌給他和他的妻子一極深刻的印象。並且因爲莫索里尼與其他所有的工人不同，只有他不常到酒店裏去。納夫在給查維理諾（*Commendatore Chiavolino*）的信中，寫出這件事情的回憶。查維理諾是莫索里尼的私人秘書，他當然要把這封信拿給他的上司看。莫索里尼道，「納夫所寫的一切我全都記得。」他並不像常人是，對他這種光明的工作認爲羞恥。底確當時他常在他的文章末端簽名爲莫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Muratore*）。

莫索里尼被傭於納夫爲時頗久。但這並不是他去瑞士的目的。譬如他在亞登說過，「我希望觀察，攻讀，工作，以及遨遊在這顛倒迷離的世界中。」於是一日清晨，

他把肩上衣包丟到濠溝裏去，便首途再去作他的旅行壯舉。他似乎順着四縣湖 Lake of the Four Cantons) 的西岸走去，因為不久我們發現他在日內瓦。但是在到這裏以前，他一定會經過很多困苦和冒險。

羅賽脫所說的那件故事，或許即屬於這個時期。他說莫索里尼獨自步行着趕上一個俄國人。這個俄國人臂上挾着一捆書，並且手裏提着一隻鬧錶，看來很是溫和。莫索里尼和藹的走近他面前，彼此互道姓名後，莫索里尼問道，「你爲何帶着一隻錶？」他道，「因爲我沒有地方放牠。」莫索里尼道，「人家會疑惑你是賊呢。」這個俄國人把錶放在地上，從腰中掏出皮夾來，取給莫索里尼一張名片，上面印着，「哲學家，醫學博士，法學博士，及萊萃司(Belles Lettres)大學教授。」於是倆人親熱的握手，繼續前進。但是我們曉得，如同教會的儀式及喧囂的聲音是的一點小事，就會使莫里索尼感到煩擾不安。所以現在這錶叮噠的聲音，照例會使他不堪其擾。最後他說道！「朋友，你我都是窮光棍，且都不曉得往那裏去。然而我手中並沒有攜帶東西。

朋友，你那個鬧錶，會使我們一齊捉進監獄。警察絕不相信像我們這種無有棲身之地的人，還會有這樣奢侈品。親愛的朋友，最好把你的鬧錶拋到水溝裏去，不然我們就告別了。這是我們免去被人誤認爲賊的良策，對否？」他這位朋友並不以爲然，繼而舉手向莫索里尼說道，「不成。」「不成。」莫索里尼答道，「現在幾點鐘啦？」他道，「差一刻九點。」莫索里尼道，「謝謝，希望你的錶是對的。」這個俄國人答道。「祝你旅途快樂。」因此他們各自分離了，莫索里尼跨步向前走去，首先走進城裏的一條街上，跟在他後面的那個俄國人帶着鬧錶，走到另一條街中去。

莫索里尼跋涉了一天，甚感精疲力盡，於是很想睡覺。但是何處是他的牀褥？他跑到一個湍流的橋下的旱岸上，想着在那裏暫宿一夜。於是他離開路旁臥在這裏去睡。但是依然有些細微的聲音攪擾他，使他不能成寐。石逢中亂鳴的青蛙，使他感到厭煩。營營的蚊聲向他繞頭亂飛，這更使他感到攪擾不堪。因之他抬頭四顧，打算另覓一個臥處，他窺見在一家印刷局的門口，放着一個木頭箱子，走來看時，內中恰是空

的。他自思道，「這裏是我的枕席。」他蹲進去就睡着了。次晨他醒來睜眼向上看時，見一個警察注視着他。羅賽脫告訴我們一段當時莫索里尼和那個警察的一片談話。

警察——你在這裏幹什麼？

莫索里尼——我正想有要起來。

警察——快起來，我在此恭候良久了。

莫索里尼——你真和氣，勞駕請你令我的僕人把衣服及裝飾品給我拿來好麼？

這個警察自然不受他這種玩笑，因此憤恨的說道——快起來，不然我就要幫忙了。

莫索里尼——那正合我的希望，把你的手伸給我。

警察——你是個意大利人麼？

莫索里尼——是的，特別的意大利人。

警察——跟我來。

他便敏捷的從箱內出來，同那個警察並肩走到警察局去。在這裏他被處爲無業游民罪，押入獄中。但是他並不感到孤寂。獄監內的一角，坐着一個做衣襪樓的老頭，正忙着捉他身上的虱子。這個老頭向莫索里尼問道，「你是誰？」莫索里尼沒有理他。『啊，意大利人？』仍然未回答他。這個老頭更說道，「是一個刀殺案？」暗指莫索里尼的被捕是由於謀刺。莫索里尼把他推倒說道，「沒有刀子，朋友，意大利人不用刀子。他用剪子來剪他的指甲，頭髮，以及使他的屋子清潔夠了。」

莫索里尼被釋後，似乎依舊繼續他的旅行，向湖西岸走去，直等他到了日內瓦。在這裏我們暫不提他，但這並不是說他的遨遊瑞士已告終止。底確他的旅行不過剛剛開始。因爲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一九〇二年終的事，一九〇四年時莫索里尼尚在日內瓦，在這個時期內他的事業較前更爲冒險。因爲他漫遊於瑞士國內不僅是做一個泥水匠，並且是一個宣傳革命者。他在各城市間東奔西跑，去鼓動罷工及暴動。因此數次被捕入獄，最後竟被逐出境。但是他很光明的以爲他這種舉動，目的是爲了勞工階級生

活的改良。最近我見到瑞士聯邦各部檔案中的莫索里尼被逐令，均已取消。

瑞士的冬季，天氣嚴寒，這時建築業當然陷於停頓。因之莫索里尼設法去利用他的閒暇時間，便到大學校裏聽講及到夜校補課。雖然莫索里尼依然比其他工人都勤於工作，他並不因此稍有忱悞。他有時被傭為商店店主的送貨人，或信差。他寬大的肩膀負着各種貨物為顧主們去送。有時如果路遠貨重，便用手車推去，他藉此賺錢補助學膳費。現在我可以說當他在洛桑大學受課時，特別是一位意大利籍的教授巴雷多博士 (Dr. Vilfredo Pareto) 的講授，給他最深的印象。他似乎從這些演講中得到很大的教訓，並且他很得到他的先生的愛待和友誼。莫索里尼從未忘記了他的先生和對他的教訓。一九二二年他得權後，由他的荐舉，意王伊曼內第三 (Victor Emmanuel III) 任命巴雷多教授為上院議員。

除去遊覽瑞士外，同時莫索里尼也到過德國。以後更去法國旅行，在那裏住了些時。他在瑞士學過法文德文。但是他從這次旅行中，談話間，得到很大的進步。他更

學會了英文，並且能作簡明的談話。

莫索里尼是一個天生的怪才，憑了他語言的天才，淵博的知識及毅力，以及其學而不倦的精神，遨遊於社會，風俗，習慣各異的各民族中及各社會階級裏。

第二章 新聞記者時代的莫索里尼

莫索里尼漂泊的勞工生活，在一九零五年告一段落。因為他的思母心切，於是重返故鄉。露紗(Rosa)即在這年死去，她是個年輕的婦人，死時年僅四十六歲。莫索里尼常被他的母親為他祈禱。她最後替他的祈禱，大概是這樣：「啊！賜福給我的孤苦的孩子，我永遠看不見他的面貌了。永遠聽不到他的聲音了。上帝了解他，因為每當翌晨天鵝鳴時，我即起始為這個奔忙的孩子祈禱。」並且為她自己祈禱，她雖然年紀還輕，但是她會說道：

「這是我生命的黃昏。

日出即勞於操作；

既感憂愁又感勞瘁。啊！嘉納我。

這個世界和我已經絕緣；

我帶着被遏服的靈魂，

坐在上帝的光榮的門前，

乞候着死神把我導進。」

她被葬在樸萊德票的教會的塚地裏，後來這塊地方永久成爲她的愛子的聖地。莫索里尼對我們說，他母親的病故，給他一種可怕的刺激。在他答覆他的朋友向他致慰的信中，他曾說道，「現在我唯一的目的，是聽從我母親的遺訓，爲了紀念她的光榮，努力去盡我爲她的愛子及意大利公民的一切職務。」

從此他在他悲鬱的生活中努力求進。他娶了妻，他妻的身世亦是出身於寒苦之家，就是現在的萊奇耳 (Donna Rachele)。他們居住在一間簡陋的屋子裏，她開始爲他理家。這間屋子的敝陋，同他二十一年前降生的那所房子相仿。他這時非常貧困，別人告訴我們說，他花了幾個里耳給他的頭生孩子愛達 (Edda)買了一個舊搖籃。無怪他是這般貧困，因爲他當時僅在福利 (Forlì)的社會黨勞工院 (Socialist House of Labour

裏充任書記。月薪僅一百二十五里耳。如果加入社會黨去做黨員，每星期即可得薪二百里耳。但是莫索里尼拒絕加入，耐性的希望着在銀行裏立個存款摺，儲蓄點錢。

從前章洛桑的泥瓦匠頭的函述中我們知道，莫索里尼當做苦工的時候，便起首在各報上寫文章。現在我們發現他拿新聞業來做他的職業。在一九一〇年的新年第一天，他在福利創辦了一個小週報，名為 *La Lotta di Classe*。這是他手創的數種刊物中的最初的一種。此外還有一家報館請他擔任主筆。四處都靠了他的論著而成功。從這一個小週刊的名目上，顧名思義，可知其性質是特別注重階級利益，為代表普羅階級及資產階級，房戶及房東，僕人及主人間的抗爭的言論。最後這裡劇烈的階級鬥爭，在許多國家中成為習尚，繼而普遍於各地。現在惟一免脫者，或許僅是意大利一國。這種社會的安全是何等驚人，各階級間的協和至今尤為意大利的慶幸，這完全是由於莫索里尼一人多年的苦心經營及言論促成。

當他做社會黨勞工院的書記時，同時他更經營 *La Lotta di classe* 週報。並起始

去學拉提琴。最近他的琴師，是一個福利人，名茫檀奈里（Archimede Montanelli）的，將他學提琴的故事述說給翠柏納（Tribuna）報的主筆。我從那個報紙上撮要的翻譯過來。這位琴師說在一九〇七年十月七號這天，莫索里尼到他那裏去，請他教他提琴，他猶豫的答應了。但是他想到莫索里尼現在來學這種東西，似乎年齡已經太大。（這時他已二十五歲）然而莫索里尼的意思很堅決，因此他方允許教他。莫索里尼所用的提琴不合於初學之用。每當茫檀奈里（Montanelli）這樣說時，他輒謂還可勉強，漸漸會有一個好的提琴。於是他起始學習，其間毫不間斷的有數月之久。在這個期間內茫檀奈里不但鑑別了莫索里尼的音樂天才，並且從他的學生那裏學得書籍中和偉人們的淵博的知識，因為他們時常討論文學及政治。但是現在忽然間斷了。莫索里尼已經有數星期沒有按時去學習他的功課，最後他來了。茫檀奈里驚喜的舉手說道，「至少我們有緣再會一面。誠實的告知我，在過去幾星期內你到那裏去了？」莫索里尼道，「只是因為我在報紙上發表了幾篇文章被捕入獄。」（這些文章是反對政府的向萊比

亞 (Lybia) 殖民的政策，確實是計畫着去煽動已經派遣至萊比亞的軍隊譁變。〕茫檀奈里道，「沒有比這件事情再嚴重的了，你沒有忍辱的去請求你的政敵們取消你的三星期的監禁麼？」莫索里尼答道，「如果一個人是冒險去作反對政治的工作時，必須一切都在他預料之內。」在這個案件內他曾向法官說道，「假若你釋放了我，只是使我感到快樂；假若你處我以罪，反而增加了我的榮譽。」莫索里尼自謂他並未感到獄中生活的不可忍受。這種獄中生活對於他自然不是一個閒懶的時期。他總是利用這個期間來讀書。當他在福利的獄中時，他寫了一本短簡的約翰哈斯傳 (Life of John Huss)。此人是一位波西米 (Bohemian) 的政治改革家和主義的犧牲者，於一四一五年七月在康斯坦斯 (Constance) 地方被用火刑燒死。莫索里尼的這本書，題名為真理的擁護者 (The Defender of the Truth)。

莫索里尼性嗜音樂，直等他在一九一〇年年終離開福利前，他繼續的練習提琴。那時他已經成爲一個諳練的提琴家。這種成就，使他從在福利時起，至今尤爲他的一

種最有興趣的娛樂。有時並請人來聽他的演奏。

一九一〇年終，莫索里尼被聘為川特 (Trent) 社會黨會社 (Socialist Society) 的秘書，並且同時還與著名的意大利英雄及主義的殉難者巴蒂斯蒂 (Cesare Battisti) 同做他們自己創辦的波波羅 (Il Popolo) 報的主筆。莫索里尼毫不猶豫的去擔任這個新職務。這個位置的性質非常危險，因為後來川特歸屬於奧大利 (Austria)。(川特於一五四六至一五六三年間因教會議會之建立著名，更因Era Paolo Sarpi 所著卓越的議會歷史而名益著)從任何一張戰前地圖上，可以看出，奧大利凸出一塊尖形的地，從布倫奈隘口 (Brenner Pass) 之右而下，經愛迪基山谷 (Adige Valley) 直達阿拉 (Ala)。阿拉位於外羅納 (Verona) 北三十三英里。川特則在阿拉之北二十五英里，(距外羅納五十八英里)恰好是包括在奧大利國土內。同時川特更是奧大利的要塞，該地築有礮台，軍路及鐵路等。平時這個城市內即佈滿了警察，偵探及軍隊，意大利人的每種運動都被監視，使他們的計畫時常被阻和敗壞。

但是這個危險的地方對於莫索里尼，如同大戰時意王伊曼內第三(King Emmanuel III)所處之境況然，反是莫索里尼所貪求的地方。在他去川特的途中，即完全曉得自己是走冒險之路。但他後來昭示於世人，他並不懼怕「到獅子洞中去捋獅鬚。」意思是說他並不怕去做這樣冒險事件。一位朋友送給他一個幼獅，他把牠放入已經裝着兩個長成的雄獅的獸檻內，每天進到獸檻裏去與那個幼獅玩耍。當他這樣玩弄時，那兩個雄獅便向他走來，其中更有一個向他咆哮，但是莫索里尼見了毫不後退。他便兩手插腰的向這兩個獅子凝視，直等牠們退避到牆角裏去，他然後便跪在地上和那個幼獅耍弄約有十分鐘之久。當他站起來向外走時，那兩個獅子便再向前走來，他再把牠們瞪回去。當他真正的在獅子洞中和獅子戲弄時，他是否想到他是冒生命的危險，我則無從知道。但是當他去做類似捋獅鬚般的危險事情時，他確實感想到他是去冒生命的危險。因為當他在德威阿(Dovia)與他父親離別時他說，「我感覺我將來要死於奧大利的刑台上。」在他完成他在川特的簡短的事業前，他這個預言，險些實現。

因爲莫索里尼如所有以往忠烈的意大利志士然，是個對於尙未贖回的意大利領土的愛護者。

我記得看到八十年前學校中的意大利地圖，包括川特及陞斯梯（Trent and Trieste）。這些奧大利的省分，印着意大利地圖的顏色，並且在上面橫寫着「尙未贖回的意大利領土。」因此孩子們的腦中浸印了這些省分。以主權論，是理當屬於意大利。他們更知道川特及陞斯梯的居民實際全是意大利人。他們在各方面都被奧大利人驅逐，令他們去做伐木及掘河的苦工。他們終久要被贖回的，這些地方，結果在大戰時奪回。

莫索里尼很早即公然的在波波羅（Il Popolo）報及其他報紙上發表他的愛國熱誠，反對奧大利佔領這些意大利的省分，因此使他無時不在警察監視之下。最後他坦白的寫出「意大利真正的疆界不僅止於阿拉。」因此他被逮捕入獄多日，以後被警察機關將他押送到阿拉。從此他被逐出奧大利邊境。此爲一九一一年十月事，所以他被允許住在川特，爲時不過十月。

他另外在社會黨的前驅報(L'Avanti, Namely The Go-ahead)做副主筆，不久升爲主筆。此報是意大利社會主義的領導機關。因之常被停版及查封，並且政府禁止其發行。莫索里尼不但是這個報紙的主筆，且是該報的主要的言論者。他的著述中充滿了精氣，勇敢及熱力，篤信社會主義的原理。本報的銷路遂由三萬份增至九萬份，牠的影響力，亦因之擴大。他的著作使他時常與政府衝突。莫索里尼對他手下的人們說「當他人恫嚇着要殺你時，你去殺他，那是你應有的權利。」因爲這個原故和其他鼓吹革命的言論，結果使他被捕。雖然，不久他即恢復自由。

這時慘淡的戰雲，已經佈滿歐洲，久爲德意志渴望及準備的「一日」快臨目前了。最後終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德奧正式宣戰，這幕悲劇牽動了意大利的內部。意大利的人民這時分爲三派。各持已見，各自爲是，各派以爲意大利此時應採的態度及行動，必須遵從其本派的理論纔對。

第一派的人們，渴望意大利應與聯盟各國 (Central Powers) 攜手。他們的借口

乃因意大利本爲三角聯盟 (Triple alliance) 盟員之一。但是那個聯盟對於意大利已經失去牠的意義。因爲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日奧大利對塞爾維亞 (Serbia) 開戰，事先並未諮詢意大利的同意，即正式將塞爾維亞吞併。所以對於這派的主張，擁護的人極少。莫索里尼在前驅報上極端反對此派的理論。他深知如此最後會促成革命，他預備着去做革命的領導。

第二派的人們，他們主張絕對嚴守中立。莫索里尼起初與前任首相角里蒂 (Giolitti) (後來發現此人與德國駐羅馬大使比勞密謀) 及政府中人，以及意大利全體的共產黨員，社會黨員，和主張和平派的人們均共同擁護這派的主張，爲這派的主要的贊助者。但是不久莫索里尼覺悟到意大利此次應取之態度，不僅是關於意大利本身的利益問題，並且對於歐洲及人類的利害大有悠關。結果他決然擲棄了中立的見解，與此派脫離關係。這派的勢力所以較前派的影響遠大的原因，絕非由於國王之讚助，乃是由於首相角里蒂及政府中大部分官吏的鼓吹所致。

第三派的人們，主張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這派的人數極够，超過前兩派的總數的十倍。因為其中包括有意大利的民衆。莫索里尼現在加入此派。他遂與前驅報斷絕關係。不管他和他的社會黨的朋友們的關係如何，便單獨的採取這種行動。他們全都一變而為他的兇很的，深讎的，不法的，殘暴的仇敵。因之他們將所有各種卑污的形容詞如叛黨者，欺詐者，私通敵人者，賣國者等，都加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立脚非常堅固，毫不被邪說所移動。

最後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社會主義者開大會於米蘭(Milan)，他被迫出席述說他退黨的理由。莫索里尼到會時，他們禁止他發言。他向他們說，他們的這種舉動太不公平，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法官不許被告發言辯護的。因此他雖然被他們的呼嘲，他仍然很流利的演說。他說他們對於任何事情都是眼光太淺，甚至對於他們切身的利益，全看不清楚。他們反對戰爭及意大利的參戰，然而假如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有得到霸權的一日，那便是社會主義的死期已至。當他引述一八一四年滑鐵爐(Water-

erlino) 之戰，把專制魔王的皇冕投入塵埃中時，他甚至博得他們的喝采。他說或許在一九一四年另有一個專制君主的皇冕，苟自由得以保存，亦將被打成碎片。從此爲世界歷史造一新紀元。

莫索里尼極沈着的接受他的被逐。當人們慰問他的不幸時，他答道：「雖然受此遭遇，我確感到上帝派定我去完成偉大的事業。」他是一個忠誠的人，努力向成功的路途前進。不久他便昭示於他的舊友，亦即是現在的仇敵們。他脫離前驅報後，自己創辦了一份報，名意大利人民報 (Il popolo d'Italia)。這是我一向購閱的報紙。底確當我現在在這裏繼續的寫這本書時，今天的報正好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烈寧感到莫索里尼的天才遭受很大的損失。烈寧曾經說過，「莫索里尼是一個堅忍不拔的人。他能領導我們的黨得到勝利。失掉了他，不啻失掉了一張操必勝的左券。」

莫索里尼名他的報紙爲意大利人民報恰當極了。因爲這份報是唯一代表民意的言論，用來反抗政府，過激黨，及社會黨人。莫索里尼用盡他的超人的判斷力及文學的

特長，來謀本報的發展。他雖然不能轉移敵人們的主張，使他們加入協約國作戰。但是他却漸漸誹謗他們，藉以激起人民對於他們的惡感。他每日發表宏論，澈底解釋大戰的性質及戰事進展的情勢，呼籲意大利參戰及力行收復失地主義。一九一五年三月莫索里尼演說時曾謂：「假若政府實際上還未感覺到參戰爲不可免，那麼人民就起來自動去作，推倒現在政府」。結果莫索里尼的參戰宣傳成功了。因爲他早窺透了民意的不可遏止。全國各地的男兒們，持着三色的意大利國旗整步而行，高唱「Italia Irr-edentat!」，「Avanti Sanoia, Si vince osi moia!」，「morte a giolitti, morte a giolitti!」爲慶祝參戰的實現，各地都有熱烈的集會。但是結果一切終歸無效，政府及角里蒂對於所有的請求置若罔聞。一味頑強的反對此次大戰。甚至他們警告羅馬的一切參戰集會，將令警察驅散他們。最後他們始感進退維谷，如果再不接受民衆的請願，就要被迫退職。結果他們接受了民衆的意見，因此在永久值得紀念的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意大利正式對奧宣戰，繼而對德宣戰。最後乃加入協約國方面。

在我繼續的敘述前，現在暫時停筆，來看看工廠及工人們，在從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五年五月的迅速的半年內，他們是促使意大利加入協約國參戰的主要原動力。羅斯肯（*Ruskin*）在說教會及教會的功用是坐禮拜時曾謂：「我們必須要澈底的避免宇宙間物質上的壯麗會增加祈禱的效率，或增加僧侶的權力的這種思想。倘使一個人要傳遞消息的話，他在一間小屋子裏或露天裏傳遞，結果效力是一樣的。」意大利人民報確是表彰出羅斯肯的這句話。這個報館的簡陋的館址，坐落在米蘭的一條斜街上，街名為堪諾標（*Vie. paolo di Cannobio*）。樓下是安置印刷機的地方；樓上為編輯室，包括三間屋子，室中既暗且小，有一間屋子並沒有門，但是門口却貼着「隨手關門」四字。這些屋子式樣的奇怪，很足使人注目。這裏所有的編輯都是青年，像莫索里尼是的，充滿了生氣和動力，毫不拘泥於禮儀及墨守成規。莫索里尼聘用他們並不問他們的履歷及畢業證書，甚至他們的品行如何亦不過問。他的目的是令他們工作，祇要他們稱職就成，不然便是「朋友，我們最好脫離關係。」他們在一起工

作儼若一個快樂的家庭，很愉快的一同工作。常是當室內悶熱的時候，他們僅穿着一件短袖的汗衫。羅賽脫（Rossato）對我們說「這是表示我們有襯衫」，因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羅賽脫告知我們一些關於他們自己的新奇的故事。一日嚴寒的夜中莫索里尼穿着立起領子的衣服走進來，帶着一頂頹下的軟帽，帽上浮滿了塵土，兩隻手插在衣袋內，看見一個青年正在桌上寫字。莫索里尼問道：「你在這裏做什麼？」這個青年答道，「寫字」。莫索里尼道，「我看見拉，此外呢？」這個青年道，「我不知道，你有什麼事情令我做麼？」莫索里尼道，「有，但是我首先要問你是誰？」青年道，「我是你的編輯之一，並且供職已經兩月了。」莫索里尼道，「假若你是我的編輯的話，我們無須再說了。」

一天傍晚另一個編輯走到莫索里尼的辦公室門前，門口貼着很大的一行字，寫着「誰進來便是給我光榮，誰不進來確是給我快樂。」這個人進去了，他盼望將要着手去寫的一篇文章，拿來磋商莫索里尼的同意。莫索里尼這時現出一種憂悶的顏色。這

個編輯道，「我將要把這篇文章……」話尙未完，莫索里尼便插口道，「你的文章我已看過了，那並不使我感到興趣。」這個青年急道，「我還未開首去寫呢，你如何會已經看過？」莫索里尼歎道，「啊！不過換湯不換藥而已，內容還是一樣。我不喜歡你的文章。」言畢仍去繼續寫字。

底確莫索里尼在寫字時，最忌有人打攪，每遇這種情形時，他嘗是散步，獨處，忿怒，甚至狂暴，有時且用卑劣的言語來謀他的意志的解脫。羅賽脫說過一件故事，表示他如何厭惡攪擾。在他的寫字台上，放着一隻連珠手槍和一把鋒利，光芒，刃白的獵刀，同時在墨水瓶上還放着一隻小手槍。某晚莫索里尼按鈴呼差役道，「給我送杯咖啡來，但是誰也不許進這裏來，誰先進來，我便開鎗打誰。」未幾這個差役捧着茶，敲門進去說道：「我送咖啡來了。」莫索里尼呼道，「我要用槍打你。」這可把這個差役嚇壞了。像槍子是的奔出門外跑逃了。這杯咖啡的下落如何，可想而知。羅賽脫另外又說了一件更有趣味的奇遇。因為從這件事情中，可以表現出不論是莫索里尼或

他的職員們，沒有一個人是以薪水來做工作的動機和目底的。他們完全爲責任而工作，爲愛護他們的同胞和國家而工作。他們視薪水爲用來當做進行工作的工具。下面便述及這件奇遇：一日莫索里尼手中幾乎一分錢都沒有了，於是他喚羅賽脫道。「今天你要自己出薪水了，我沒有錢給你。」羅賽脫道，「好極啦」。莫索里尼道，「你既然答應了，但是你要曉得我一文錢也不能給你。因爲我僅有的這一點錢，必須要用來給印刷匠及差役們，他們賴此糊口呢。」每日遇見這種情況發生時，職員中無一出怨言者。他們都十分願意的等候着，並且快樂的照常進行他們的工作。

如此的一個組織，如此的一般工作者，致使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意大利參戰的大部份的榮譽和力量是要歸功於他們。莫索里尼不久便投入軍隊，囑其弟阿蘭德（Arnaldo）担任意大利人民報主筆的職務。現在阿蘭德仍然在這個地方辦理此報。最初莫索里尼的志願並未達到。他是新兵，並未正式被招募，使他非常灰心。因此社會主義者藉此事實，盡量發表誹謗他的文章，來反對他。說他逼迫意大利加入大戰，現在

意大利既已參戰，而他自己却不到前線去作戰。三個月後，即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這隊在一八八四年招募的新兵，變為正式軍隊，於是他乃為前鋒第十一聯隊的普通兵士。在一九〇五年時他已被徵為該聯隊的預備兵。此乃十年前的事。

第四章 兵士時代的莫索里尼

意大利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參加戰爭的那種恐怖情形和經歷的危險，絕非筆墨可以形容。意大利北部，東西兩邊境上，均被奧軍圍困。東部邊境的高索(Corso)，高瑞支亞(Gorizia)，愛山岫(Isonzo)諸山谷以及珂尼亞(Cornia)的一部均被奧軍佔據。西部則有川特及愛迪基(Adiige)山谷亦被佔領，在此兩邊疆上，奧大利軍隊如德國然，於一九一四年前即準備着一旦戰事的發動。前章曾謂，川特乃是軍事要塞。因此該地的四周，被奧國屯以重兵駐守。此地爲交通的中心，有許多到各方去的軍路和鐵道。高瑞支亞地方同時也修築了極堅固的砲台。直達銀渡河岸，都設置了堅固的壁壘。此河是意奧兩國的界水，將砲位掩蔽在四周的山中，此地的附近曾有過極重要的戰爭。這裏是一個荒蕪不毛，水竭木枯，乏人踪跡的地帶。處處峻峭壁立，巉巖入危，險狀罕見。

意大利人民在莫索里尼和其他少數人的領導下，很知道去強迫懦弱的政府加入戰爭。他們預備禦敵，並且已經勇敢直前的，實際去攻擊敵人。雖然他們遭遇了極大犧牲，但是所得的代價，遠超乎他們的希望之外。這次戰爭不但把以前意大利東部的失地完全收復，且將國界擴充至丹蒂（Dante），與六世紀前意大利的版圖相同。這種光榮的勝利，由於莫索里尼之立功疆場匪淺。而且當他負傷後，不能再效命於疆場時，他乃再去過他的筆墨生活，他利用這個武器在意大利人民報的字句間，對於意大利及協約國的供獻，遠超乎他在戰場上做一個將官。

前章末尾曾提到莫索里尼是屬於一八八四年徵募的新兵班。於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正式被招募。當時他僅是第十一聯隊的普通兵士。在九月中旬他不但是在戰場內作戰，並且和他的同伴們踏遍冰雪，冒盡嚴寒，經過這荒蕪的高索地帶，涉渡銀渡河，壯烈的在奧國境內肉搏。他天生是個武士，所以在疆場上搏戰，正合他的體性。他像很少數人般的能使這個巨烈的抗爭實現。這個重大的問題不僅關係於意大利本身

的利害，且與全歐洲以及全人類的幸福有關。此時他已苦戰六月，隊長見他犧牲精神的壯烈。將他褒升伍長。在他的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的戰時日記中，他說道。「明天我將要佩上伍長的徽章了。」當頒給他徽章時，隊長曾說出以下的一段話，「此人的舉動和勇敢的精神可做一切事物的模範。他有恬靜的意志，每遇危險事情，輒身先他人去做，未嘗見難生畏，他總是熱心而謹慎的去完成他的職務。」

意軍最大的目的，是渡過愛山岫河 (Isorzo River)，以窺取高瑞支亞。此地是個省會。奧軍司令部即設於此，果此城下後，除使奧軍遭受重大的挫敗外，更可與意軍打通進攻隆斯梯 (Trieste) 之路。這裏有兩架橋，經過愛山岫河，一個是通火車的鐵橋，一個是通大路的石橋，全被奧軍炸毀了。愛山岫的彼岸，即是崗巒起伏的高瑞支亞，山巔處處聳立着奧大利的砲台，原此河在奧軍火力之下，無論怎樣涉渡，定遭強烈砲火的轟擊。所以敵軍相信高瑞支亞很難被人攻下。但是意大利軍隊完全以智取勝於敵軍。這是由馬麗女士 (Miss Clara L. Murray) 敘述給我的。當時她是英國紅十字會

醫院的看護婦。

愛山岫河岸意大利的邊界上，如奧國遍境然，亦是崗巒起伏，瀕近河流。東面山坡低處，直達河邊。意軍在黑夜的掩護下，運木料至山頂，用以修造浮橋。這些材料都嚴密的隱藏於林叢中，免被敵人窺見，然後他們寂靜的在夜中工作，造成數條由山頂至河邊的跑道。同時他們對着奧軍的火線設立許多光線強烈的探照燈，在決定偷渡愛山岫河的那天夜裏，意軍突然將他們的燈光齊放，使奧軍完全盲不能視，繼之將他們已經造成的輕舟從山上運至河畔，敏捷的搭成浮橋。天尙未曉，成千累萬的意大利軍隊，携帶着他們的槍砲軍器遂即侵入奧國境內，直向高瑞支亞撲攻。同時愛山岫河下游杉葛來大 (Sagrada) 一帶的其他意大利軍隊，涉水而渡，因為該地河身雖寬，但水深僅二三尺。當他們涉渡時，將鎗高舉在頭上，高呼，「奧大利敗了，意大利萬歲，萬歲！」未幾意軍進迫高瑞支亞城下，將其佔領。因於一九一六年八月六日完成了這件偉業。此次戰爭，意軍死傷兩萬，但敵軍的損失，死者及被俘虜之總數較意軍

之死傷尤多數千。

前章曾謂，莫索里尼生性豪俠。關於此點，從這次戰爭中給我們很多的實例。一次正當戰壕被敵軍轟炸最烈的夜裏，莫索里尼和他的同伴們奉命退息於掩蔽部中。他忽然看見一個兵士的手臂被彈屑炸傷，他立刻把那個受傷的兵士放在自己的安全地帶，用自己的夜氈給他蓋上，然後他冒着死傷的危險離開戰壕，到遠處去取一瓶水來供飲這個受傷的兵士，因為這個可憐的兵士現在渴的難受。

除去爲友愛冒險外，莫索里尼自然是與其他兵士們一般同耐勞苦，爲責任去冒危險。這時他已升爲軍官，凡遇到艱險的情況，他總身先士卒。他攀登險阻居高臨下的射擊敵人。在這種險狀下，自然他會僥倖的免去許多其間不可容髮的死傷的危險。他將這些事情淡靜的記入他的日記中，語氣毫不矜誇。下面便是他日記中的一段，一個敵軍的炸彈落在距他十尺的地方爆炸，地上土壤崩裂，樹木摧折，空中佈滿木屑，鐵片，石子及泥土。莫索里尼和他的同伴們全被湮埋於這些殘餘的碎屑中。他的槍炸斷

了，衣服撕破了，弄得滿臉泥土。當少校令他們全隊休息時，瞥見莫索里尼這種狼狽的情狀，問道，「怎麼拉，隊長？」於是莫索里尼把自己的經過述說給他。少校聽後極力祝賀他躲避的敏捷。

莫索里尼除去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及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兩次暫時離開戰場外，從一九一五年九月迄一九一七年二月，他在戰壕內已逾十八個月了。在此長時期內，雖然他常冒盡危險，受盡艱難，以及在高索地帶飽受恐慌。但是實際上，他並沒有受傷。不料在二月二十三日這天，一件不幸的遭遇臨在他的身上。他和其他兵士們正在轟擊敵人時，砲機忽然爆炸，鐵屑紛飛，有的兵士炸死，有的兵士炸傷。莫索里尼被崩出數碼之外，猛烈的跌在地上。被救後，發現他身上炸成重傷數處。這種疼痛和流血，自然甚劇。當他被人從戰地抬至高索的多伯多 (Doberto) 教堂的草床上時，他的面色慘白，生命已經絕望。繼而將他移入廊齊 (Ronchi) 的醫院裏。此地是陞斯梯灣 (Gulf of Trieste) 的一個小鄉鎮，位於茫費耳康 (Montalcone) 之北。在這裏他在慈藹

的醫護下，漸漸起死回生。

在他的日記中屢次提及，如何他怕雜亂聲音的攪擾。鐘聲，蛙鳴，以及唧唧的蟲聲，都會使他感到不安。更如他幼年時，隨他的母親到禮拜堂去，他很難忍耐的候着一切儀式的完畢。因為那燭光的煌煌，焚香的氣味，人們的低緩的歌聲，以及音樂的雜響，都會使他厭煩。現在他在廊齊的醫院中，他的經驗又給我們對於他這個怪癖的一個引証，羅賽脫對我們說，有與莫索里尼鄰床的一個可憫的兵士，臥在床上將要死去，一位牧師同一個隨從走來爲他作最後的祈禱。這個隨從搖着一個鈴子走近床邊，並且在這個儀式的進行中，間或搖鈴。莫索里尼忍耐了片刻，最後再也忍不住了。他從床上慢慢的抬起身來，雖然他病體正在創痛，熱度極高，他對着驚慌的牧師，隨從，看護婦，及病人們喊道。「算了吧，吵死人了！」

現在已經三月十八號了，莫索里尼入院已近一月。這裏忽然發生一件不幸的事，雖然紅十字會的旗幟飄揚於醫院的房頂上，但是奧軍依然對此擲炸。最初這裏並不常

落彈，後來這個醫院的一角竟被炸毀。因此乃下令將傷兵們運至距前線較遠的醫院中去。醫生見到莫索里尼傷勢極重，已經無意運他，因為他的溫度極高，病體非常危殆。他是病人中病勢最重的一個，已經無法醫救，只好將他和他的看護婦及醫生留在這所破房子裏。他手下的許多兵士們來慰問他，後來他熱度漸減，精神略感恢復。最使莫索里尼驚喜的，便是「意軍總指揮」國王伊曼內第三（King Victor Emmanuel III）親駕來慰問他。在意大利參戰前，意王已經曉得莫索里尼，他親自走到莫索里尼床前垂詢他的病況。莫索里尼答道：「尚未痊愈呢，陛下。」繼而醫生將他病況的經過報告給國王。說他在過去曾有很高的熱度，現在傷內的鐵屑均已取出，特別是腿部，傷勢最重，刻下他的溫度已與常人相仿。國王聽後，對於他的創痛極表關心，極力獎勗他的勇敢，告知他，他的隊長極力褒獎他的忠勇和堅忍。

丹奈司（Danese）對我們說，當國王臨去時，曾對他的隨從副官道：「注意這個人將來定能創造一條遠大的新路。」或者我們可以說「這個人將要立大功於世，將來

我們會聽到他的令名。」由此足可顯示其有知人之明，如他的祖父葛蘭特穆 (Re Galantuomo) 然，有一種非常的見地，很可與凱歐耳伯爵 (Count Carnillo Cavour) 相提並論。我敢斷言五年後莫索里尼被召組閣掌政時，伊曼內第三定會回憶起他這個受傷的兵士和當年他自己的預言。

猶典 (Udine) 是阜魯里 (Friuli) 地方的一個小鎮，去威尼斯 (Venice) 東北約八英里許，距奧國邊境約有二十英里。這裏是意軍的總司令部。大戰時意王伊曼內第三在城外脫力克 (Turriaco) 地方建有一所小別墅。直至三月底，醫生認為莫索里尼的傷勢漸愈，可以將他遷運至猶典的醫院中，四月又將他送至米蘭。但這並不是將他送回家去，乃是送入米蘭的紅十字會醫院裏。在這裏他的妻子和朋友每日來慰問他。直到八月他纔能扶杖出院，回到他的家裏。

莫索里尼在九月初旬復去担任意大利人民報主筆的職務。在這時以前，比蘇拉替 (Bissolati) 曾函莫索里尼，說他要投筆從戎。但是比蘇拉替並未實踐前言，因為後來

他理解到筆桿未嘗不是一個更鋒利的武器。當奧大利戰爭(Austrian War)後，列強代表於一八五六年開和會于巴黎，討論和議事項。時英代表克拉雷登(Lord Clarendon)謂凱歐耳伯爵(Cornet Cavour)的演講及論著足以抑制奧大利，以減少其對於意大利的壓迫力量，比任何對奧戰爭所得的勝利都大。現在莫索里尼之於意大利的情形，亦正如此。本章開首提到，莫索里尼不能再把他的時間沉悞於槍桿中。他在意大利人民報上運用他靈活的筆墨，對於意大利的供獻，遠勝於他在戰場上領兵作戰。

雖然，不久他的仇敵的對象不是奧大利軍隊了，他的敵人一變而為意大利的內部，並且這些敵人大多是他的同胞。布爾希維克黨，共產黨，社會主義者，教士階級，和平主義者以及反對意大利參戰的各黨各派的人們，對於非戰尙未死心。他們用各種方法宣傳他們的主義，他們不斷的評譏大戰，呼喊和平。在可能範圍內用盡各種勢力，來破壞前線兵士們的奮鬥精神。他們確乎得到局部的成功。當莫索里尼在戰場時，即曾注意到一些不熱心作戰的軍官和兵士們，悄悄的由前線上逃回。及至現在他見到

從教皇至平民，這些人們大言不慚的來做反意大利的各種活動。教皇視此次戰爭爲一種蔓延的殘酷的屠殺。多數教士們（他們並非全部如此，因爲其中有許多是很熱誠的。）附和他的論調。社會主義者謂此次大戰，乃一精疲力盡的長期痛苦。他們說「征服德意志是不可能的。意大利被人利用去做英法兩國的爪牙，明年將無人再在戰場中了。」類似這種口吻的小冊子成千累萬的散佈於軍隊中。

因此更使莫索里尼加倍的努力，去抵抗這種狡猾的煽毀。他甚至對首相奧藍德（Signor Orlando）及政府，毫不寬容。因爲他們的腐敗，不僅限於所持政策的懦弱。從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羅馬的演說中，最能表現出這些事情的悲痛情形。他說。「在各種事務中，我們因爲鼓吹戰爭，幾乎失掉言論自由，辯護自由。我們曾見凡是宣戰的集會，都被警察驅散。民衆受政府的壓迫，不得已乃在禮拜堂的密室中及酒店裏集會。他們用軍法會議槍斃了一個可憐的兵士，只是因爲他違背了一點命令，但是他並不曉得國家的意思何在。我對此並不反對，因爲我素來注重嚴格的訓練。

但是不應既打且罰。因此假若一位國會議員於開跑累塔 (Caporetto) 不幸事件後，依然謂戰爭是「無益的屠殺」，這種人應被驅逐及槍殺。我需要一個極有勇氣，極其兇暴的人，果斷的去刺殺這些居高位的政府當局，假如他們這些人們還在羅馬來討論是否應當參戰，或尚不明瞭我們戰爭的對錯？那麼爲什麼單單我應受痛苦，效死命於疆場呢。這些學理上的辯論，使這些不負責的人們自由的詆毀戰爭。我們絕不放棄主張。我們必須要征服他人，不然即被他人征服。在這個天秤中，秤的是我們全民族的生存和死亡。但是我深信意大利終不會滅亡的。因爲意大利是永存。」

有人極欲知道，開跑累塔不幸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在此我可略述。但是我們要曉得這個不幸的事件，雖然對一小部分第二軍的軍隊發生不利，然大體說來，對於全體意大利軍隊的忠勇，並無若何影響。開跑累塔乃一鄉村的名字，位於奈陸山 (Mount Nero) 下，是去愛山岫河必經之地，距高瑞支亞北三十英里。我們已經曉得高瑞支亞在意軍手中，他們由此向薩斯梯進攻。此地乃意大利陣線的最北一隅，並且認

爲是一個安全的地帶，因爲意大利軍隊已經佔據了奈陸山。但是開跑累塔爲軍事上最居重要的根據地，苟敵方由此攻破意軍陣線，則立關一向意大利領土南下之道，以擊在高瑞支亞酣戰中的意大利軍隊的後方，使意軍腹背受敵，結果必遭慘敗。德意志軍隊已經攻破了開跑累塔急向愛山岫河右岸即意大利邊境前進，此時意軍已束手無策，最後只有撤退。果然他們在未被包圍前撤退了，同時當地的居民，扶老携幼，負箱荷物的亦隨之逃避一空。

德意志軍隊何以能攻破開跑累塔的意大利陣線？對此其說不一。但衆人均謂他們並未攻破，實際上是由於意軍自動放棄。當時凱派羅將軍 (Luigi Cappello) 負責指揮這段陣線。他駐守於此，毫不經心的統帥着一群缺乏訓練，愚昧無知的青年軍隊。他們蓋不明白大戰的目的何在。他們很容易被德奧軍隊的蜚語中傷：嘗聞奈陸山飽含鉛鑛，奧大利人因採取鉛鑛，曾鑿一隧道穿過此山。奧軍單行的由此隧道經過，達到開跑累塔的意軍陣線的背後。這也是使意軍潰退原因之一。現在這位凱派羅將軍被解除

勳章及武裝受過長期的監禁生活，因為他與詹尼保尼（Zaniboni）同謀，企圖暗殺莫索里尼。

這個開跑累塔不幸事件，對於意大利的防線引起一個嚴重的問題。此地靠近垂維索（Traviso）附近的培河（Piave River）聯軍總司令福熙元帥（General Foch）下令放棄培河以謀鞏固門笑（Mincio）河的陣線。該河發源於哥斗（Lago di Gardo）流經四十八英里許，匯入曼透（Mantua）迤南之波河（Po River）。這個簡短的陣線比較易於防守。此地於一八四八及一八四九年曾為意奧戰爭時的意軍軍事根據地。假若退出此地，則威尼斯，威奈西（Venetia）及其他諸小城市以及維婁納（Verona）諸地，均將倫於德軍手中，以償德軍之大慾。因為他們的希望是奪得威尼斯。他們為準備這個圖謀，確實將一列鋼甲車開至培河，預備去實現他們的掠劫。

但是福熙元帥的這個命令，引起很多人的反對。為調和起見，意大利的將領們乃提議以布侖塔（Brenta）河為戰事根據地，這時意王伊曼內第三為意軍的元帥，立刻下

令不准向門笑河或布侖塔河撤退，無論遭受如何重大的損失，必須堅守培河。他的意見得到英軍司令蒲藍芮 (Plumer)，(即現在的蒲藍芮爵士)的贊助，當時蒲藍芮將軍手下的一位軍官後來對我說，蒲藍芮將軍謂，「假若失守培河的戰事根據地，我便帶領我的士兵解甲歸田。」

衆人均知培河的陣線，防守非常堅固。在“Book of Judges”，書的第五章第二十，二十一兩首詩中，我們讀到戴巴·萊 (Deborah)讚美愛司雷 (Israel)的孩子們戰勝坎拿尼替 (Canaanites)的孩子們的辭句道「那條古老的豈桑 (Kishon)河，將他們一掃而盡，」現在正是如此，因為德意志軍隊用船架成浮橋以渡培河，期達垂維索地帶。河身寬半英里，同時他們更在該河下游，搭成浮橋數處，以便涉渡。橋上擁滿騎兵，重砲及輜重。浮橋上則充滿了步隊，一旦有事，立即便於進佔。此河汎濫而下，波浪洶湧，急若驚濤，轉瞬便將這些浮橋冲壞，橋上所有的一切，均捲流於亞得利亞海 (Adriatic sea)中，這條古老的培河，將他們一掃而盡。

因此在培河彼岸的奧軍既不得渡，而已渡達到威奈西地帶的奧軍一部，自易擊退。因為現在意大利軍隊得到英法兩軍的援助，結果將奧軍擊敗，將被奧軍侵佔的波浪怒（Belluno）及猶典二省之地收復。最後不但將從前意大利東西各部的失地收復，並且將其疆界擴充到六世紀前的丹蒂以外。

第五章 法西斯主義者的莫索里尼

戰後意大利內部紊亂的情況，絕非寸管可以形容。其內部的敵人們，如布爾希維克黨，無政府黨，共產黨，社會黨，以及和平派等，均曾千方百計的來阻礙意大利的參戰。各黨中加入戰爭的一部分，則用各種方法暗中摧毀士氣。此雖不能使意軍致敗，然至少不惜任何犧牲，促成和局。現在他們受烈寧派來的布爾希維克黨人的鼓動及資助，利用種種方法嗾使意大利變成第二俄國。並且烈寧公開的說，一旦他征服了意大利，便可將其作為對付歐陸列強以及英美的海軍根據地。

他們為實現他們的計畫，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無一不是污劣到極點。此次大戰遭受他們嚴苛的譴責及得意的蔑視。軍官和兵士們捨棄了他們戰爭的勝利，壯烈犧牲，以及人民對於他們的尊敬和欽佩，從戰場上逃回。結果換得人民對他們的悔慢和嘲罵。軍官們甚至受人民的毆打，他們的勳章和肩上的金綫均被扯下。當他

們跳上火車時，司機說他們如不下來，他便拒絕開車。兵士們時遭不測的，被人用力從車上推下。各公共建築上懸着的意大利國旗，均被撕下，而代之以赤色旗幟。全國各地均有罷工之舉動。所謂郵政和電報工人的「白色罷工」，即是他們仍然在職，但是拒絕工作，同時並提出增加報酬的條件。各大工業區中，如米蘭，塔倫（Milan and Turin）等地的絲業，棉業及金屬製造工廠等，悉被布爾希維克黨人佔領。他們為本身利益去使工廠工作。農民因受他們思想的激刺。強奪地主的土地，將收穫的糧食歸為己有。

繼而這些內部的敵人獲得全國各大城市的政治權力，佔據各市政府。擅自課征及加征新稅。將征收的款項全用在他們自己的利益上，增加其人員的薪水及設立新職位。這些人多半是只拿薪水，很少做事。例如造船，製車，電氣工程及造紙業等，均被迫增加僱傭數目，工人的工作能力雖然不夠，但同時還要提高工資。其實乃共產黨從中操縱，去規定他們的工資及工作時間。當大戰時，鐵路機關的員工，較平時多二萬

人，言明他們的工作爲臨時性質，一但戰事結束，即行解僱。他們對此亦均簽字。但是戰事終止後，他們雖然無事可做，而社會主義者將他們全變爲永久的鐵路員工。結果國有鐵路及專利事業，如烟鹽等，不但得不到大筆收入，反而虧累不堪。各市政府的情形也是如此。米蘭的財政一向稱爲富裕，現在每月的負債竟有一百萬里耳之多。

此時意大利的情勢，每況逾下，瀕於破產和傾覆的地步。同時政府對於國是毫不聞問，甚至所作多係反意大利運動。有些政客甚至迷夢有一個共產革命。政府對於棄職潛逃的軍人們下大赦令，令軍官脫去軍裝，易以便服，將軍刀取下放入營庫，似乎他們的軍衣及軍器對他們自己含有陵辱。布爾希維克主義者高呼現在戰爭已經終止，所以要解散軍隊，削除海軍，甚至有人提議還回從奧大利手中奪來的城市和土地，以及放棄各殖民地。這時到處都能聽到赤色歌調。千百的孩子們，腦中都深印了烈寧的名字。我嘗見在牆上大書特書的刷印着烈寧二字，在烈寧心目中，無疑的極感樂觀，看見前途充滿了快樂和希望，以爲他征服意大利的計畫將要實現。

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休戰簽字，迄今已五月了。在此數月中莫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報上不遺餘力的攻擊意大利內部的敵人和諂媚無用的政府。最初他因此迭遭生命危險。丹奈司(Orlando Danese)對我們說，當社會黨人高舉赤旗喊着「中產階級的死期」！「莫索里尼的死期」！「俄羅斯萬歲」！向米蘭的裴查(Piazza)城進攻時，他正同莫索里尼在莫氏的辦公室裏。這時丹奈司很顧慮莫索里尼的安全。但莫索里尼自己却毫不驚慌。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大杯牛乳，杯中放着一個羹匙，莫索里尼不時的用羹匙攪動着牛乳徐飲。遂即指着他的實彈的手槍道，「誰先闖入誰便倒在地上」。他說他們是一羣愚衆，其中敢冒此危險的甚屬乏人。「到莫索里尼辦公室去」的呼聲漸起，但是警察攔阻了堪諾標(Paolo de Cannobio)街口，這個辦公室即座落在這條街內。

莫索里尼見到只用文字不足以坑此勁敵，非兼用武力不可。這時布爾希維克黨，共產黨，以及附和他們的人們，均武裝起來，胆大無忌的藉暴力來實現他們的計畫。

站守各公共機關的赤色守衛，不但着了武裝，並且帶着機關槍，當作有力的武器。莫索里尼見到他自己必須也有一個軍事組織，來以武力對武力。於是他靈機一動，便想起羅馬的威棍 (Roman Fasces)，這是一捆棍子，上面安着一把斧頭，掌威棍的官吏「官名爲 Lictor」，拿着牠立在羅馬大法官的面前，來作鞭打及斬首囚犯之用。他欲名他的新軍事組織爲法西斯主義。並且採用這個威棍爲符號。此字乃由由拉丁文的法西阿 (Fasia) 變來，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組織，大家捆在一起去掃滅意大利內部的敵人，取消階級制度，使全國人民精誠團結，以養成全體愛國的思想。單個黨員叫着法西斯塔 (Fascista) 多數則爲法西斯蒂 (Fascisti)。

於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莫索里尼召集他的朋黨於米蘭，當時向他們表明他的志願和計畫，結果得到他們熱烈的贊成和接受。於是在此集會中，確立了法西斯主義的基礎。他在意大利人民報上刊登這個組織的產生。敵方的出版物因爲蔑視這個運動，對此一言不發。莫索里尼帶笑的說道，「他們對此發言的日期不遠了」。果

然他的判斷很對。由於他的堅強的意志和不倦的宣傳，結果各大城市中均產生了法西斯組織，其中的分子，多為退武軍官和兵士。他們都如莫索里尼般的熱心，去撲滅意大利內部的敵人，為國王及國家而奮鬥。不久法西斯主義便傳佈於鄉間，各地的男女青年們，都為他們的意大利主義昂首。這些愛國心重的人們，便成為正式的黨員，對他們的黨魁莫索里尼宣誓，接受他們的黨証。法西斯主義這時已經根深蒂固，黨員遍佈全國。

人人皆知法西斯黨員的服裝是一件黑衫。莫索里尼選擇這個顏色的用意，係與敵人的紅衫相對照。他們的帽子確實是一種蘇格蘭式的女帽，所不同者，乃因其帽後有兩條垂在頸部的緞帶，帽頂結着一個黑纓，斜垂在頭上，帽前鑲着一個金屬的威棍（Fascia），這是法西斯主義的符號。他們敬禮的樣式，是一種古羅馬式的舉手禮，將手掌伸開，右臂向上直舉。莫索里尼最初用警棍武裝法西斯黨員。所謂摧毀，表示他意欲摧毀意大利的敵人！但他蓄意要做的事不止於此，必要時「他將要使他們個個人都入

醫院，否則簡直把他們送到墳墓去。」敵人們曉得他會這樣去做，因為他的兒子威脫雷（Vittorio）有一個友伴驅使他向他父親請求一件與他父親意思相反的事情，結果威脫雷向他的友伴道。「不，我不去問，因為父親說「錯」便「錯」。」

莫索里尼已經正式對意大利的敵人宣戰。因之戰爭開始，各地時有小接觸。在威尼斯的衝突，已經不只數次，然而衝突的情勢並不嚴重。後來漸漸的無一份報紙不是登載着這流血的爭鬥，及在這些衝突中，人們慘遭創傷及斃命。但是法西斯黨人恒是征服者。那哥司（John Knox）說，「危巢坍塌鳥將飛」，但是法西斯黨人所做的還甚於此。因為他們連巢帶鳥都毀壞了。他們燒毀了勞働公會及共產黨俱樂部，奪得威尼斯的勞働公會，打碎其中的傢具，內中所有的書籍及檔案悉被付之一炬。莫索里尼主要的目的之一，即重將各市政機關奪回。於是各處接連的被法西斯強烈的武力圍困，克服了各機關門口的赤色守衛，將其中的布爾希維克的委員們驅出街外，苟敢稍露反抗行動，便應用警棍和手槍來對付他們。因為莫索里尼改用手槍來做法西斯黨的武器。

在這些衝突中雙方受傷的人數均巨，甚至有些人被擊斃。

自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七日，已經鬥爭八個月了。這時却遇到一件可笑的事。那些發號施令的敵人們，反用「法律」來拘捕莫索里尼，說他是反動分子。當時米蘭的行政權及警察權仍在布爾希維克黨及共產黨的手中，所以他們敢這樣去做。逮捕莫索里尼的這個警官名德里特拉 (Cavaliere Di Litata)，他近來在萊葛拿 (Corriere della Laguna) 報上將此事揭示於大眾。他說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接到警察委員長的命令，令他次早六時到意大利人民報館去收查槍械及軍火。他遵令去做了，但除去在保險箱內發現了一捆尚未使用的新手槍外，並沒有收出其他物件。當他將收查結果，報告給警察委員會時，他又接到一個命令，令他去逮捕莫索里尼，德里特拉暗中對莫索里尼及法西斯主義頗表友誼，因此他已經是勉強去執行第一次的命令，覺得對第二次的命令實感厭惡，但他終須執行。當他到報館的辦公室時，他向莫索里尼道：「警察委員長希望同你講話。」莫索里尼答道：「告知那個警察委員長

，他希望同我講話，但是我不希望同他講話。」德里特拉出示逮捕他的委任狀。莫索里尼立刻說道：「假若是這樣的話，最好我和你同去。」於是他們二人同了莫索里尼之弟阿蘭德（Arnaldo），三人登入黑暗的汽車中，莫索里尼神色泰然。這時莫索里尼的敵人們剛剛得到選舉的勝利，所有的布爾希維克黨，共產黨及社會黨人，手舉赤色小旗，正在街上快樂的歡呼和歌唱。這個汽車從這羣喧呼的羣衆中穿過，如德里特拉所說：「假若那些羣衆當時知道莫索里尼在車中，則其遭遇如何，可想而知了。」到警察局的結果如何。德里特拉並未告知我們。但是他監禁的日期並不長久。未幾復被他的讎仇尼蒂（Nitti）首相逮捕，此人現居倫敦，與斯塔周（Don Sturzo）牧師共同以言論及著述來痛擊莫索里尼及法西斯蒂的統治，在這次逮捕中，莫索里尼被帶手鐐，並且禁錮在一個冷監中。莫索里尼理解到獄卒及獄吏對他的陵辱與虐待，實因迫於命令，這種做法，並非出於他們的心願。莫索里尼當權後，把這些人召至羅馬，因為他早就記下了他們的名字。他們心驚膽碎的立在他面前，首先辯白他們個人的行爲。莫索里

尼停止他們的發言道：「我知道你們所做的完全是由於一種訓練和責任，其中有很多地方使我羨慕，所以我任你們兩人爲我的衛士。」

法西斯黨員的人數日增，並且他們日漸得到勝利。烈寧洞悉這種情形後，立刻派人援助他的偵探，一日有三十個俄羅斯人帶了許多笨重的行李進抵羅馬。這些物件都被送到海關去檢查，驗貨員令他們打開箱子，他們拒絕打開，並謂他們是烈寧派來的代表，因此他們要求享受大使所享有的特權。盤問他們箱內裝載何物，他們答道：「沒有別的東西，只是些衣服及其他旅行必需的物件。」海關的驗貨員說道：「可是我們無權將你的不打開的箱子放行。我們爲安全計，可以把牠們鎖在一間屋內，以待去請示政府。」我敢說政府一定會接受這些俄羅斯人的詭辯的。莫索里尼並未預料到這件事情的發生，別人報告他現在發生了這麼一件事。他立刻集合了一隊法西斯的武力，他在前面導領着他們到海關辦公室去，被人指給他那間屋子，他便進去，將所謂這些代表們的箱子按個破開，見內中裝的並非衣服，乃是軍火，珍貴的鑽石，及成袋的

金子。莫索里尼的職務乃止於此。政府這時無法替他們掩護，只好把這些箱子及內中裝載的物件充公，通告這些代表們退出國境。

莫索里尼的軍事動作不能算做結束，因為有許多鄉鎮及城市尚在敵人手裏，如米蘭，巴勒哥納（Bologna），弗拉拉（Ferrara），安科納（Ancona），威婁納（Verona），曼條（Mantua），福洛林斯（Florence）等地，悉被敵人圍困及佔據。非經過長久的苦鬥和拚命不易收復。意大利對於外敵奧大利的戰爭，從一九一五年五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經過三年半的功夫，始告結束。而莫索里尼對於意大利內部的敵人們的戰爭，從一九一九年三月至一九二二年十月，也費去同樣長久的時間。

戰事之所以延長，大半歸咎於政府的不但不取締共產黨人，且因為與他們同盟的原故，從各方面公開及秘密的協助他們。政府深怕一旦莫索里尼戰勝這些人，那便等於戰勝政府。他們感到他們是共存共亡的。雖說這是一種疑懼，但是現在莫索里尼却把牠做成實事。一九二二年十月當他在奈坡斯（Naples）及其他各地演說時，他說道

：「我們在一九一五年五月犯了一個痛心的大錯，至今我們憶起尤感餘痛，我們願意大戰，並且我們促使意大利參加。現在我們更必須要奪得政府的統治權。」

現在他決意去補救那個錯誤，因此他想到爲終止內戰計，推倒現政府是絕對的先決條件，於是他組織著名的「進軍羅馬」(March on Rome)。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開始進軍前，他發表以下的宣言：「我們祈求萬能的上帝及我們五十萬已死的先烈，證明那唯一的激昂團結我們，唯一的願望聯合我們，唯一的感情燃燒我們，使我們供獻給我們的國家以安全及偉大。」言畢遂即開始進軍。由全國各地集來的黑衫軍，人數達三十萬。在莫索里尼的諸名將的統率下，分三路向京城(羅馬)進發。莫索里尼將各種事情組織完竣後，個人留候於米蘭。第一路軍爲由朗巴底(Lombardy)基努(Genoa)及北部其他各地進發，集中於羅馬西部之塞維特拉(Cervetera)鎮。第二路軍從阿布魯塞(Abruzzi)山一帶及臨近各區域進發，集中於羅馬東部的蒂沃里(Tivoli)。第三路軍則由脫斯坎(Tuscany)及羅曼格納(Romagna)兩地進發，進佔羅馬

北部之萊檀多 (Ratando)。因此京城附近幾被法西斯黨軍圍住，遇必要時即準備着開進城去，推倒現在政府。

時首相爲費克達 (Signor Facta)。莫索里尼致他一封哀的美敦書，限於四十八小時內退出羅馬，不然他的黑衫軍要強迫他這樣去做。費克達不但不退，且調兵兩師入羅馬，預備發生內戰。苟此時戰端爆發，則意大利所遭的不幸，將有不可想象之處。那會使意大利全國北起阿爾卑斯 (Alps) 南迄西西里 (Sicily)，整個捲入戰爭的漩渦。這不但會促成一種可怕的流血，一種不可言喻的慘痛，以及國家的破裂，同時更會造成軍隊的叛變。因爲被費克達召入羅馬的軍隊中的許多軍官和兵士們，在他們的軍服內，都穿着黑衫。苟政府果令他們作戰，則他們會立即脫去軍服，加入法西斯蒂。當時有一部分陸軍及海軍以及過半數的民衆們，都傾向於莫索里尼。

費克達屯兵羅馬，封鎖路口，處處設置防禦工事。同時擬定一個法令，使意大利全國都受軍法裁判。他持此法令到瑰爾梅宮 (Quirinal Palace) 去奏請國王伊曼內第三

批准簽字。國王對於他的創制，並未諮詢於任何人，即毫不猶豫的撕碎了這個法令，來替代簽字。當時費克達驚惶的神色，概可想見。國王並向他說道，「我現在於此即免去你及你的閣僚的職。召莫索里尼來做我的首相及組織新政府」。

就在十月二十九日（星期日）當天，莫索里尼在米蘭接到令他去羅馬的命令。兩小時內他即首途，在他去京城的旅途中，酷似一個勝利的遊行。次日爲十月三十日，即星期一上午十點四十五分時，他進入羅馬，穿着他的法西斯蒂衣服，在半小時內到了瑰爾梅宮，立在國王伊曼內第三的面前。他最初的發言即謂，「陛下，奏請寬恕我穿着黑衫謁見，因我方從戰場歸來，幸而並未流血。我獻給陛下 The Italy of the

Vittorio Veneto 被我們最近的勝利將牠重新奉侍。我是陛下的僕人。」意王乃授與首相職位，命他組閣。當是時這三十萬黑衫軍開進羅馬，在宮前列隊而行，軍紀井然。國王伊曼內第三在台上向他們答敬。同時他們搖着三色旗幟呼道，「萬歲，意大利萬歲，莫索里尼萬歲」。繼而即聽到樂隊凱奏法西斯蒂的優勝曲。

在這個榮慶日的次日，即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莫索里尼立即組成他的內閣，並且他和他的閣員們立時從事於他們的工作。從此爲意大利歷史造一新紀元。

在這裏我可以說去年（一九二六年）（譯者按此書著於一九二七年）國王伊曼內第三爲承認及紀念莫索里尼的「進軍羅馬」及他的被召組閣，以及因此創成新意大利，特頒法令，使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進軍羅馬」，成爲永久的國家紀念日。這個法令頒佈後，由於人民意志及希望一致的熱烈表現，各地均舉行盛大慶祝。

莫索里尼在羅馬演說時說道：「在過去四年內我們完成了一個真正的革命。我們埋葬了那老朽的自由民主國家，牠敬奉牠的不滅的主義，容許階級鬥爭造成一種社會的紊亂。我們以國家法西斯塔（National Fascista）真實的民主國家，來替代牠的地位。這個民主國家團結，治理，協和，及考慮社會中所有各階級的利益，大公無私的去培植他們。結果一班勞動階級的羣衆，改變了他們對於國家的猜疑和厭恨，甚至將視國家爲仇敵的觀念，轉而視國家爲朋友。並且大家全願做新法西斯集團（Fascista

Corporation) 的生命的一部分。在舊社會制度下，沒有一條法律不引起全國各黨各派人們的反對及抗議的，現在我們利用我們的訓練來使人民領悟。何以？因為他們理解到這種訓練絕非為謀求某個私人的利益而設，乃由於國家的迫切需要所致。」

人們不能不羨慕這種驚人的統一及意大利人民的同心一體，是由莫索里尼一手造成。大家都一心一意的工作，甚至為工作疲倦及犧牲。他們主要的目的不是為己，而是為增加新意大利的偉大。

第六章 民主政治者的莫索里尼

最近德耳罕 (Durham) 的主教維斯科博士 (Dr. Brooke Foss Westcott) 在他的著作 'The Incarnation and Common Life' 中說道：「表面上的政治解釋，恐怕是危險的，那會矇蔽其深刻的意義。假若我們用深一層的看法，則民主政治不僅是一種表現人類大同的政府的形式，更是互負責任，彼此平等的承認，是共同責任，共同目的，共同義務的表現。」

如果維斯科主教的民主政治的定義是對的，則莫索里尼雖屬獨裁，然而確實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治者。在他的立法中，他最大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意大利同仁 (Itali-an Brotherhood)。使所有意大利的雇主及工人，主人及僕人，富人及貧人們聯合起來，如同一個意大利家庭中的兄弟，大家彼此互助，服從國家。他們單獨的和聯合的去增進國家最大的福利。莫索里尼嘗謂：「凡國家領土以內的人民，沒有反抗國家的

。』這真是一個偉大的事業！如伯明漢大學（Birmingham University）校長包博森（C. Grant Robertson）所說：「一個天才在一個寂靜的試驗室中，可以創造科學的革命。但是改造社會的組織和四千萬男女的思想及習慣，是一個偉大的事業。二者相比，甚至反以科學革命的成功爲易。」但是我們將眼見他完成這件難事。

爲了做這件事情，他首先剷除所有種族的歧視。在一八六一年時，偉大的凱歐耳伯爵（Count Camillo Cavour）和他的幹練的閣僚們造成了意大利王國。統一後，阿瑞格勒（Marquis Massimo d'Azeglio）對他道：「我們建造了意大利，現在我們必須樹立意大利人。」這句話的意思何在呢？這便是說：在凱歐耳伯爵完成他的勳業前，意大利全國分裂成許多小國家。其中有兩個小王國，一個是北部的皮德孟（Piedmont）一個是南部的奈坡斯（Naples）或名之爲兩西西里王國（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更有六個公爵的封地，例如脫斯坎（Tuscany），耳馬（Parma），及莫戴納（Modena）等是。此外還有些屬於天主教的國家，其中有六個是受總主教的統治，十

三個代表人受主教的統治。所有這些小國家的統治者，除去國王伊曼內第二治下的君主立憲的皮德孟及沙丁尼亞（Piedmont and Sardinia）外，率爲君主專治。他們最怕是統一。因此他們各個人的政策，是使其人民愈與鄰國隔絕愈妙，使他們相信他們是另一族人。所以各國間沒有相連的鐵路，僅有很少幾條相通的大道，並且在各國邊界的路口上設了界牆，開口，關稅等障礙，以斷絕交通。各國甚至有其特殊的幣制及度量衡制度。誠然，這種情形，證明了奧大利太子梅特涅（Austrian Prince Metternich）所說：「意大利！這裏沒有意大利！這只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而已。」凱歐耳伯爵藉皮德孟的武力顛覆了所有這些小國的王位，如此他不但不違背各國的民意，且而得到他們的同情和幫助，因爲他們全都渴望着自由。因此他在國王伊曼內第二的皇權下，創造了一個統一的意大利。

我曾說過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經受慣了舊思想的拘禁，自認他們自己是另一族人。雖然現時這些國家已不存在，而他們依舊以這些國名來名他們自己。例如朗巴人，

威尼新人，脫斯坎人，羅馬人，西西里人等。(Lombards, Venetians, Tuscans, Romans, and Sicilians)。但是從來不叫着意大利人。第二章中所述莫索里尼在洛桑的橋上，遇見一位意大利婦人的那件故事。他問：「你不是意大利人麼？」她答道：「不是，我是巴干莫斯咖人(Bergamosca)」，足以證明這件事實。所以阿瑞格勒對凱歐耳說，「我們造成了意大利，現在我們必須製造意大利人。」其意在此。

雖然，樹立意大利人，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創造意大利更要多費時日。一八七〇年佔領羅馬後，未幾政府便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全國男女孩童的程度，規定他們應入學校的班次。委員會的主席是位上院議員，名布雷歐司基(Francesco Brioschi)。在他的報告中告訴我們，很多男女孩童們不會意大利語。且以「我們是羅馬人，並非意大利人」等語來姑息他們的愚昧。當一八八一年我初次到意大利時，人們依然名他們自己為脫斯坎人，尼波利坦人，威尼新人等。但是他們很少能除掉種族觀念的來說「我們是意大利人。」威尼斯在夏季為兩方人士遊歷之地，一為來自國

內各地的意大利人，一爲來自遠方的英格蘭人，蘇格蘭人，美國人及其他國人。前者被稱爲福來司泰勒（*Forestieri*），後者被稱爲司川尼勒（*Stranieri*）。二字均含非本地人之意，是異鄉人及外國人。

雖然，在許多年前，意大利主義已經確立了基礎。莫索里尼對我說，歐戰對此促進很多。從西西里到阿爾比斯（*Alps*）的各地的兵士們混合在一起，很少聽到他們說「我們是西西里人」。或「我們是尼波利坦人。」他們通說「我們是意大利人。」現在莫索里尼的立法，在言語及思想上，許多地方打破了這些種族的區別。所有法西斯治下的。學校內的兒童們，都名爲意大利人。

事實遠超出維斯科主教的民主國家的定義是人類大同的表現。我們已經知道他會謂：「民主政治是共同責任的承認，是共同職責，共同目的，及共同義務的表現。」那便是說在一個民主國家內，儼若一個家庭，其中必須沒有分裂，歧視，及利益的衝突。突大家只是在各人的範圍內，同心協力的去爲共同的幸福工作。莫索里尼積極的圖

謀此事的實現，首先除去達到此目的的一切障礙。例如所有秘密結社悉被禁止，一九二五年通過關於禁止此類事情的法律。此種主要的結社為共濟會制度（Freemasonry）。現在順便一述意大利的共濟會制度，與其他國家者很少相同。這是一個政治的結社，秘密工作的反抗政府和國家。繼而各工業團體也被取消了，因為他們不但染了政黨的彩色，同時更因他們發生了階級鬥爭，排斥資產階級為壓迫者，普羅階級為犧牲品。無論何種政黨的精神，全不適合於維斯科主教及莫索里尼心目中的民主國家。莫索里尼甚而說過，「為公共幸福計，如果必須的話，取消我自己的黨亦可。」

因此一切障礙都被肅清，莫索里尼繼之以立法，來嚴格的訓練人民，使他們有了互助精神及互負責任，並且使他們感覺他們工作的高尚及重要。當一件工作完成後，這不僅是為工作者自身的利益，更是對於社會及國家的一種義務。

莫索里尼以演說及立法決議案，努力去使國民領略這些真理，並且使他們實踐。其中最重要的議決案，即所謂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一日通過的工團法。保羅（Apostle

Paul) 在關於人體的演說中說道：「我們的身體分很多部分，但是各部的功用不同。」維斯科主教在關於家庭的演說中說道：「一個家庭中各人間的職位相差懸殊，而責任却是一樣。」這個工團法顯示着莫索里尼承認國家的職位和工作的劃分，也要有同樣的差別，並且差別極大。這些身體上，家庭中及國家內的各部分的差別，是有機體，並且他們各自工作的部分均很重要。所以在國家內有資本家及工人，物主及用戶，主人及僕役之分。莫里索尼說這些人的利益，並不衝突。反過來說，他們是互助的，甲為乙之補助物，二者失一，不能存在。所以工團法注意到團體及個人間的利益，使他們的工作諧和。他們惟一的目的，是謀求民族的富裕和偉大。

為免除片面的商業聯合計，這個工團法創造了工業及職業的團體，所有全國的雇主及工人均包括在內。在他們集會中，如有爭執不決時，莫索里尼為此設立了一個勞動法庭。他們可以到這裏來解決一切的糾紛。如果法庭不能解決時，則此案即可直接呈到羅馬的齊集宮 (Chigi palace in Rome)，由莫索里尼親自處理。有時曾有過這種

案件。他最近對人說，他未嘗失敗的使當事者雙方對於他的判決感到十分滿意。因此所有的罷工和怠工，均認為不必須，不合法，並且認為是觸犯反對民族及國家之罪。

此外另有一個立法，對於穩固民主國家更顯重要。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宣佈的勞工法。這並非取工團法而代之，乃是與之合為一體，以補助其不足。這個法令很長，共有三十條重要條款。茲將其中重要者譯述如下，以便明瞭其性質：

第一款——意大利民族乃法西斯蒂治下的國家內完全實現的一個政治的，道德的，經濟的統一。

第二款——從國家觀點來看，以大規模生產為單位。

第三款——工業和職業的工團（創制於一九二六年之工團法）為唯一合法的組織，在法律上有其特殊之地位。

第五款——勞働法庭為政府解決勞工爭執之機關。

第七款——在生產合作國家內，為民族的利益計，相信私人企業為最有效率，最有用

的工具。（因此莫索里尼取消國有電話組織。並提醒他去取消國有鐵路及他種政府的專利。）

第九款——在經濟生產中，惟有私人缺乏創造力或經營不良時，國家始可取而代之。

第十二款——薪金問題為任何法律所未規定，僅由勞資雙方協定。但必須依照職務之輕重及生活程度為規定之標準。

第十五款——工作者每週得有一日之休息。

第十六款——如工作者終年繼續工作，即有享受每年之例假權。

第十九款——苟有違犯紀律或擾亂公司之平時工作等舉動，即處以罰金，停工，或革職。

第二十六款——La Previdenza為一種養老金制，由勞資雙方平均分擔儲款，以助濟因工作殘廢及年老不能工作之人。此為合作主義的最大表現。

第二十七款——法西斯蒂國家在其主權範圍內，願去改良保險，防止傷害及疾病。

第三十款——教育及指導，特別是職業上的指導，爲工團主要責任之一。且各工團必須與政府規定的業餘娛樂合作。

當勞工法草竣，由最高評議會（Grand Council）通過後，莫索里尼說道：「我斷定這是有利的，現在我喚起全意大利人民，對於這個法西斯文化下的法案的希望和忠心。因爲牠可以顯示生產，資本家，及勞工的力量的諧和。唯有靠着這種諧和，始能使他們的事業繁盛。此外在物質上及道德上，設法去鼓勵這些有了充分知識的民衆。」

前面已經說過，莫索里尼用這種破壞及建設的工作，去實現維斯科主教理想的民主國家，承認彼此互負責任，共盡義務的理論。他們確實已經這樣做了。因爲今年（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坎馬拉的講說中，他自恃的說道：「今日我們向世界宣告，强大意大利國家之締造，從阿爾比斯至西西里完全統一，爲一種團結，統一，

有組織的民主政治的表現。」因此他理解到真正的基督教徒的民主政治，是由很多份子組成。但這些份子都是一體，在這個團體中，不應有派別之分，大家均應彼此注意。

現在舉一件最近的事實，來表示這個基督教徒的民主國家，已經創造於意大利。去年里耳(Lire)的價值慘跌，其購買力僅當票面額五分之一。於是所有各種物品，如食料，衣服，房租，薪水，工資等，價均上漲。但是今年（一九二七年）因為莫索里尼改良意大利財政的結果，里耳價值激增，其購買力幾增一倍。莫索里尼令所有商人，舖主，有房產者及房屋經濟人等，將他們的價格由百分之十減至百分之二十，結果他們毫無怨言的遵令去辦。他對於所有吏員們的薪水，也有同樣減低的規定。這種辦法不僅限於所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吏員，並且將所有鐵路，郵政，電報等員工，以及國立學校的教員，全包括在內。最使人驚奇的，是這些工團如建築，泥瓦匠，木匠，鐵匠，棉絲業紡織匠，以及其餘的工人們，甚至連散工在內，都自願的去減少他們的工

資。由百分之五，減至百分之二十。

只此一端即可證明這種真正的團結精神，這種真正的民主友愛，已經創立於全意大利。從此不再有「個人為個人」，只有「個人為全體，和全體為個人。」以義務來替代權利，如同維斯科主教說：「這個代替改變了整個社會組織的重心，促成了和平的希望。」實際在意大利已經做到這樣了，這種昇平氣象，現在已經充滿了全國。

第七章 改造家的莫索里尼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晨五句鐘，莫索里尼即坐在齊集宮（Chigi Palace）中他的辦公桌前。九點鐘時所有政府工作人員都應達到他們的辦公室。他乃親自巡視了一遍，看見到的人數極少。他們如藍布似的（Charles Lamb），成了習慣。每早總要遲到半點鐘，下午早走半點鐘。從這天起他們才曉得這樣遲到早走會受處罰及革職，來做這種行爲的報酬的。因此給他們一個守時刻忠職守的教訓。

最近莫索里尼對我的一位朋友說，他每日作八小時工作，但那是從早八點到晚八點。我底確知道他工作的時間比這還長，因為他未曾在午夜以前入睡。他清晨七時即起，因此他每日只有七小時的睡眠。他命令所屬除非有特別重要事件發生，必待立刻解決外，在他睡眠時間內，不許驚動他。

他說即便發生事故，亦要等到次早再說。雖然，他像格萊斯敦（Gladstone）似

的，欲睡即可睡着。因此當他感到疲倦時，如格萊斯敦，有十分鐘的小憩，精神即可完全恢復。他最喜動作敏捷，最煩任何事情的緩慢。從他開駛汽車中可以看出。因為他總是超過法定的速率。一日他從福利看完親友歸來，在巴拉哥納（Bologna）的大道上疾駛。結果被警察窺見，令他停車。他果然遵從的將車停住。但是當警察認清是他時，便立刻請他宥恕的說道：「大人，請您繼續駛去。」莫索里尼道：「我不這樣去做，記下我的名字，我將按章受罰。」

又有一次，他也是到福利去看候他的家庭和朋友。因為火車誤點，他乃駕駛汽車起身。未幾他便駛到一個平坦的十字路口，看見閘門關着，阻碍了他的去路。他問道：「爲什麼關着這個閘門呢？」

守閘人答道：「因為等候着莫索里尼的火車經過。」

莫索里尼道：「那麼他的火車何時纔經過呢？」

守閘人答道：「莫索里尼願意何時經過，便何時經過。」

莫索里尼道：「莫索里尼是誰？」

守閘人答道：「他是政府的首領。」

莫索里尼道：「你認識他麼？」

守閘人答道：「不認識，但是我希望當他的火車由此經過時，一觀他的尊容。」

莫索里尼道：「假若我就是莫索里尼呢？」

這個守閘人注視着他，認出他即是莫索里尼。因之羞慚的急忙說道：「大人，現

在我立刻即把閘門給您啓開。」

莫索里尼道：「且慢，要等着莫索里尼的火車過去再開。」

莫索里尼便坐在石柱上與這個守閘人的孩子們戲娛，靜候着火車經過。

雖然他是一個忙人，但是令人奇怪，他如何會抽出時間，去接見賓客。一日他接見了一位清雅的畫家，此人自豪爲大藝術家。因爲他畫了一張莫索里尼的像，拿去請他簽字。莫索里尼凝視着這張畫像說道：「這是我的像麼？」

這個畫家道：「是的，大人，希望您在上面簽字？」

莫索里尼道：「我最好照樣去做，因為藉此可以使人民來認識我。」但有時請莫索里尼接見賓客，是不可能的事。雖然他願意這樣去做，然為事實所不許。一日傳達走進他的辦公室說道：「大人，有一位婦人請求謁見。」

莫索里尼道：「告知她，我現在很忙，請她五日後再來。」

傳達將此消息傳遞後，又回來說道：「這位婦人說，她是您的表妹，必須要立刻會見大人。」

莫索里尼道：「表妹！表妹！我沒有表妹，請她寫出她的姓名住址以及其他特殊關係。」她照此寫畢，並且將這個條子送到他的面前。

他忽然說道：「呀！是的！現在我想起來了，她確實是我的表妹。但是我們已有二十餘年不見了。告知她，我現在太忙，請她五日後再來。」

這個傳達懶慢的傳遞了這個消息；但是這位婦人仍然很固執的說道：「告訴我的

表兄，現在我必須要見他。因為有一件迫切的事。」

這個消息又重新傳遞給莫索里尼，因之他凜然的答道：「告訴她，她已經等候了二十餘年纔來見我，自然她可以再候五天。」

每日莫索里尼開始辦公時，在一切重要問題中，他首先要解決的是關於國家經濟狀況的事件。當時經濟的狀況，非常窮困。前政府與其同盟的紅衫黨，過量增加租稅，浪費公款，以致中央及地方的財政，瀕於破產。當時成千累萬的政府及公共機關的公務人員，除去白拿薪水外，幾乎無所事事。中央及地方當局的政策，藉着製造安逸的肥缺，來保持及增加其布爾希維克黨，共產黨，社會主義者的人數。

莫索里尼全把他們剷除，他開始將政府各部人員減去三分之一，甚而減去一半。結果工作的成績，反比從前為佳。同時他更減少超過他們工作所應得的薪水，甚至減少至比他們工作所應得的報酬還低。他規定他自己的薪水每年為四萬里耳。他除去做首相及法西斯黨首領外，尚握五個要職，即外交，陸軍，海軍，空軍，勞動工團是。

如格萊斯敦當年，一人握有數職一樣。但是莫索里尼兼職並不兼薪。因此政府的開支大減。

在經濟事業中，他最要的工作之一，即爲解雇大戰時鐵路臨時雇傭的二萬勞工。前章已經說過，社會主義者非法的留用他們。但他這樣做了，並未引起任何輿論的反對。因爲他事前已爲其中大多數的工人們，找定工作，使他們去種植鐵路兩旁的樹木和關於車務的工作。雖然經過這次的裁員，鐵路的雇傭尙滿二十二萬人，仍然超過實際需要的數目很多。因此莫索里尼又裁去四萬人。所以現在的人數爲十八萬。並且鐵路工作效率之增高，爲以往所未見。

十月十六日，當他握權後兩星期的時候，他初次在國會中演說時說道：「這裏有三萬武裝的青年，對峙着反抗者，專心的服從我的命令。我預備着懲罰所有企圖毀謗或污辱法西斯主義的人們。我有權使這個國會如此鄙陋的做爲我的軍隊步哨。我有權全然把國會取消，組織一個純粹法西斯政府，但至少現在我不願這樣去做。我不願意

違反國會的意見，以謀統治。但是國會必須要認識牠的特別地位，說不定那天會被解散的。我要求最大的權力，因為我負有最大的使命。所有關於意大利生存的一切問題，前政府無有勇氣來做，和將做而未做的事業，現政府要去着手辦理及解決。我們必須在可能速度內，使最基本重要的經濟及財政問題，收支平衡。我的對內政策，可以經濟，勞動，訓練三點包括之。關於外交政策，我宣佈所有已經簽字的條約，無論好壞，一律遵行。雖然，沒有條約是永久不變的，我願在我與英法首相的談話中，不論凡爾塞和約及意大利在列強中的地位和情形若何的複雜，大家推誠相與。我們將要用赤心醒腦操作，以促進國家的隆盛。大家帶了謙誠，虔敬，及責任心為公服務。我對此名為篤信。或許上帝萬能，扶助我的艱難事業，達到成功的目的。」

上面這段話非常光明。卡賴耳（Thomas Carlyle）有一段話，深印在我的腦中。他說：「所有真純的事業都是神秘的。在所有真純事業中，只是真純的兩手的勞動，其中即有若干神聖之處。所有的真純事業都是信仰。」

莫索里尼現在開始去做建設事業。他特別注重生產。他發覺各種工業均感凋敝。他爲救濟計，減去重稅的壓迫，以謀蘇醒及隆盛。意大利北部的許多絲織廠，都被鼓勵的輸入新機器，使其工作現代化。數年前我取得政府的許可，偕同一位英國政府的考查員，參觀威尼的一個棉織廠，這是意大利最大棉織廠之一。這位考查員的批評，他說他從工業及衛生的觀點來看，甚至連大不列顛在內，他很少見到有比這個工廠的設置再好的了。其中的機器是最新式的，建築內的陽光充足，空氣流暢，顯然比其他的建築清潔。內中空氣新鮮，因爲裝置着電氣吸土器，以吸收細微的灰塵。去年棉絲之出品，超過前年者，有數千噸。

至於農業，尤爲莫索里尼所注意。因此他的宣傳，嘗命爲穀戰（The Grain Battle）。那確實是一個戰爭，因爲他發現舊式耕種方法尙在通行，仍爲農民所不放棄，他發現他們心理存着一種偏見，反對現代科學化的農業機器。讀者或許記得前章所述的事實，即當莫索里尼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時，他在福利毀壞了一架收穫機，因此他

被監禁。他爲了工作者們的利益，纔那樣去做。在沃黑臘（Voghera）的一個地主指給我看他新從美國購來的耕種機及收穫機，農夫們拒絕使用，繼而被他們毀壞了。雖然，所有這些障礙均被莫索里尼迅速的排除。他教訓他們什麼是現代所謂的「科學化的農業」。不久使地主，地戶，及農夫們驚奇而欣喜。去年（一九二六年）他組織了一個農業經濟委員會，廣羅地質學，化學，肥料學，以及各種不同的小麥專家，擔任考查及改良農業的職務。他們同時更熟悉新式的農業機器，並且知道向何處購買。他們考查了二萬餘處，對於各地的土質均有精細的考究。他們召集公開會議，並同農人和種棉花者私人討論，彙集他們研究的精華，以確定從他們勞動中得到的最佳的成績。○這個會議出席的人數極勇躍，熱心的提出建議案。

現在我略述因宣傳而發生的直接影響。農業肥料的需要，如硫酸鹽，磷酸鹽，淡氯化物等之施用，現在輒以千萬噸計。例如阿利山的亞（Alessandria）省，本來使用一八，〇〇〇噸肥料，但是現在增購了六，〇〇〇噸；布雷夏（Brescia）從前用四

○，○○○噸足用，現在要消費五○，○○○噸；安卡納（Ancona）以前用二，四○
○噸，現在需要三，○○○噸，意大利各省的情形全都如此。

此外另有一種直接的需要，便是最新式的農業機器。大批的購買耕種機，播種機，收穫機等，為數不僅以千百計。從前各省僅有數百架者，今已增至數千架；有些地方本來有很少的架數。甚而一架沒有的，現在也有數十架或數百架了。現在舉幾個關於這件事情的實例，意大利北部的布雷夏（Brescia）省，從前只有一百架耕種機，現在竟有二百架了，此外更有三百架播種機；阿利山的亞省本來只有四十架耕種機，二百架播種機，現在已有一百一十架耕種機，四百架播種機；開塔牙（Cattaro）省面積有三千方公里，人口五十餘萬，然僅有耕種機四架，無有播種機，現在則有耕種機三十架，播種機二十架；皮魯加（Perugia）省的速率之增加，較他省尤快，從前僅有耕種機七架。後增至五十餘架；至於其播種機之增加，則由一百二十架一躍而為四百七十架。

現在我們再來看全意七十八省中，每省收穫的比例。結果不但勞力減少，每畝地所產的麥子反而較前多數百鍾（Weight）。去年之收穫量，造成以往最高記錄。依照農地的統計，倉儲的糧食達六〇，五〇〇，〇〇〇葵特立，（譯者按每一Quintali合一百磅）按每葵特立等於二百鍾計，即合六，五〇〇，〇〇〇噸。較以往每年的收穫，多一，〇〇〇，〇〇〇噸，但是農地的畝數並未加多。莫索里尼以公益部長之職務，抽乾了數萬畝澤地，直到現在這裏一向是毒蚊瘴氣的滋生地。從明年起麥田的畝數，將大增加。莫索里尼希望他的計劃能夠如期實現，即可使意大利的糧食足以自給。

由於莫索里尼抽乾所有這些濕地和湖沼的結果，保障了人民另外一種利益。其性質與增加五穀收穫有同樣之重要。他此舉漸使意大利脫除瘴氣之害。當我寫此書時，他正在國會報告一個可怕的數字，一九二五年中因受瘴氣而犧牲者有三三五八人之衆，此外更有數千人感受瘴氣的苦痛，無數的兒童因此夭亡。據云按照統計，現在每年因瘴氣而死亡及受害的人數，已經漸減。莫索里尼希望終有一日，這種瘴疫會自然消滅。

如一般人們所希望的，莫索里尼對於教育特別注意。自雄才大略的凱歐耳起，全國各地的教育成爲國家永久，強迫，免費，而普遍的事業。再沒有教士性的教員了，所有教員全由普通男女担任，他們全都受過八年普通教育和師範學校的嚴格訓練。政府欲使每個男女孩童都受教育，將來效命於政府，規定應用的教科書及應遵守的學程。任何人都可以編製教科書，但除非得到羅馬最高教育議會（Supreme Council of Education in Rome）的特許印書証，不准採用。自然所有的布爾希維克黨，共產黨，及社會主義者，沒有做國立學校教員的資格。凡年達六歲的健康兒童，不分男女，均須送其入學。其父母有違反規章者，處以罰金。雖然所有教科書的內容都含有卓越的道德，愛國的思想，以及甚而含有相當成分的宗教意識。但直到兩年前學校中尙未有宗教的講授。我記得白塞里（Signor Bacelli），這位儒雅的教育部長，命令所屬，在某種規定的教材內，加入一部分新約軼事。白塞里是一位希臘的鴻儒，他從狄奧帶蒂（Giov-anni Diodati）著名的譯本中，選出這些軼事。因爲這個譯本的內容準確，並

且含有優越的意大利文字。莫索里尼想到沒有宗教的講授是不對的。因此他宣告，他要將基督教的教義引到學校中。這些教義並非某一個教會的特殊信條，乃是採取各地基督教徒所通用的。於是他便這樣做了。各學校的講室內，均放置了一個十字架，教員們在講書前，必先祈禱，學生們隨從其後，祈禱完畢，教員單獨的有一個臨時祈告。祈求上帝，因為他是基督徒的原故，幫助他正確的指導兒童們，及教育兒童們的心性，藉此更可以幫助童兒們專心領受教訓。

醫生們時常到各學校去巡察，檢驗兒童身體衣服的清潔及公共衛生。各學校內都有盥漱室之設，間或令貧苦的兒童們到公共浴所去沐浴，甚或令他們到海邊去沐浴。最近從獨身男子稅中，征收的稅款，充作孤苦兒童的衣食住及教育費之用。我所參觀過的公立中小學校，總使我感到每件事物都足令人稱讚。

莫索里尼更着手去解決縱酒問題。最近英國下議院起了一個辯論，即一人何時纔算飲醉。如以為當一人喝得走路脚步不穩，行動不由自主時纔算是醉，那麼在意大利

就很少有醉漢了。很少看見人們喝到這種情形。但是酒醉要有輕重之別。當一人因飲酒而喪失了他每日工作的意志時，亦可謂之飲醉，但如果根本失掉工作力，則其飲醉的程度另當別論。我有一個威尼新（Venetian）工人，每於星期一的早晨對我說，「我今天無意思去做工。」我照例回答他：「像往次似的，昨天你又喝酒喝多了。（星期日容易使人們醉飲的日子），你最好回家去醒醒酒。」他常是依照這樣去做。

關於禁酒問題，莫索里尼說現在在法蘭西，西班牙兩產酒國家，共有二百萬夷他立（Ectli）土地，作為葡萄園用。而在意大利竟有三百萬夷他立土地，種植葡萄。一九二五年因酒精而死的人數達二二一五五人。酒店有一八七，〇〇〇家之多，莫索里尼於此數目中已經查封二五，〇〇〇家，並且繼續努力的再去查封，他不管酒商的反對。

最近他頒佈一個命令，在一年內不准開設新酒店，同時並不許賣酒給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即使是他們的母父令他們來買，也不許賣給。同時他更規定酒店每日營業時

間，何時開市，何時閉門。從前酒店祇要是領取執照，營業時間自由，甚至通宵不閉。○威尼斯有一家著名酒店，名福洛凌（Florian's）。據說不論晝夜或星期，向不閉門，已有一百年了。

莫索里尼為青年利害計，規定關於吸菸的立法。凡年在十六歲以下者不許公然吸菸。恰巧昨天有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在瑪口（Piazza San Marco）吸着一枝雪茄，警察拍着他的肩說道：「快把那枝雪茄丟掉。」那個青年遵辦後，纔被允許自由的走去。○另外在倍查（Piazza）有一個青年恰是相反。這個青年也是因為吸菸被警察責問，他證明他自己的年齡已逾十六歲，他因受責問怒憤的向警察咒罵，警察道：「現在我逮捕你非為你吸菸，是為你咒罵，請你和我一同到警察局去。」

對於少年的咒罵，如同對吸菸一樣，是受禁止的；的確大家都對此留意。在公共場所內，火車中，電車上，以及其他舟車之中，都貼着「永遠不再咒罵」的佈告。教員發給學童們的卷紙上，證書上都寫着「咒罵的人是違反上帝，沾污他的國家。」這樣

字句。莫索里尼在禁止咒罵及其他禁止的法案中，他根據威尼新共和國（Venetian Republic）的先例，在浮斯加（Campo Santia Fosca）地方沙耳丕（Era Pools Sarpi's）紀念碑的右角刻着「再不咒罵了，唯有讚揚耶穌。」這樣的字句。當年威尼新時代的遺蹟，在威尼斯現在仍然可以看見。很多建築中和坐落在繁華地方的石頭上，雕刻着禁止賭博，粗野，咒罵的法律。

關於公共道德，莫索里尼禁止售賣淫污的畫片，相片，明信片，以及各種淫穢的書籍。這類的物件，曾有一個時期，在車站售書室，新聞紙，捲烟舖的窗內，炫惑民衆的視線。現在無論何處再看不見這類的東西了。和其他國家一樣，對於戲院及電影院，專設一檢查機關。凡年在十六歲以下的青年男女，禁止觀看帶有誘惑性及俚劣性的戲劇。

莫索里尼認為民族的健康為國家任務之一。因此下令不許做糖果及麵包的人們，使用上等麵粉，藉此更可節省國民的經濟。只許使用粗麵粉，或平常所謂的戰時麵粉

○（譯者按歐戰時軍隊食料，需要迫切，無暇細磨，故以粗麵粉代之。）他認為醫生的話是對的。因為他們認定精細的麵粉，不但較粗麵粉缺乏滋養，甚或有害健康。這個法律自一九二六年八月起，開始執行，在此短時間內自難奏效。但是一般醫學家無疑的相信已有相當效果。萊安（Sir Aubuthnot Lane）為倫敦新健康社（New Health Society in London）的社長。他極力的表示贊成使用粗麵粉。最近萊安在羅馬拜謁莫索里尼，祝賀他現在令所有意大利人民食用粗麵粉的事實。

對於凡年在二十五至六十五歲間的未婚男子，課之以稅的法律，自本年（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實行。據調查現在意大利未婚的成年男子有三百萬人。每人每年所納之稅，由二十至五十里耳。依照獨身者的情形計，此項稅收每年共值五千萬里耳。但是政府並不以此充作普通行政費用。乃是用來補助產科醫院，養育孤兒及貧苦兒童們。這類教養機關，現在共有五千七百處。但全因經費不足，缺乏工作效率。得此資助，自將發生良好影響，但是這並非唯一而根本的解決方法。莫索里尼深知家庭

爲國家的基礎。他知道終身不娶不嫁的人們，不會抬高社會的生活，只有有家庭者纔適於做這種事，纔能做這種事。同時他更想到古代羅馬的偉大，實基於家庭生活的高超觀念。所以他希望意大利人民結婚。他相信結婚是國民的義務。這不只是爲自己，且是爲社會及國家。他相信這個新的不婚法律，將鼓勵他們去結婚。現在意大利人口有四千萬。莫索里尼希望在二十世紀末年，意大利的人口能增至六千萬。

最後，所有法西斯蒂黨員，都忠實的宣誓，他們自己在任何時間，任何環境內，均設法增高他們的地位，以爲法西斯政府的一分子。所有政府的吏員們如一個網形似的，蓋括着意大利的民衆。這個網子包括所有中央及地方官吏，大學及專門學校的教授，國立學校的教員，鐵路的員工，電政機關的男女公務員，海關和征稅人，以及所有那些從事於製造烟草和食鹽的人們。因爲這些機關均爲政府的專利事業。所有這些人們均在他們各自的城市和鄉村內的欽命委員（Royal Commissioner）的面前宣誓，不但要忠於他們的職務，且時時去變爲再造法西斯蒂意大利下的理想公民。

現在總起來看，這些改革的結果和莫索里尼的勳業究竟如何？我首先引證外國來參觀意大利的人們的公言。當我在威尼斯居住及工作時，使我時常與從大不列顛，美國，坎拿大，紐西蘭，以及我們的殖民地來的操英語的人們接觸。我不時問他們對於意大利的印象如何。凡在五年前即住在這裏的人們，（在莫索里尼當政前即在此居住者）不加思索的答道：「不知何故，各種事業都變得較前爲佳。不論政府或人民全都如此。交通已有極大改良，火車鐘點準確，車箱清潔舒適，我們對於旅行不再憂慮了。旅館和商店的店員全很和氣，文雅及誠實的與我們往還。甚至我們經過的鄉下的景況，在農業上顯示着極大的改良。」繼而我更問初次至意大利遊歷的人們，對於意大利印象如何。他們對於在各處所見的景物，毫不猶疑的表示驚訝和羨慕。城市及鄉村的人民們，安居樂業，爲一個富裕及進取的民族。

據我個人的經驗，我證明，自一九二二年莫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當政後，不但改良了意大利人民的物質狀況，並且在所謂更重要的道德上均有極大改善。整個

社會的風氣都被提高。

聖經流傳的力量，遍佈於意大利的山野，遠超過其他任何書籍。每年所售之整本及簡本聖經，逾五十萬冊。人人都知道所有一切活動的力量合起來，也不能與聖經相比。因為唯有聖經獨自有權力革新及再造人類的天性，以及永久促進民族，家庭，個人的健全及快樂。沒有比這句話再能表現出莫索里尼是一個實行家或偉大的改造家了，他曾向大眾說過這樣一句令人追憶的話：「據我所知新約全書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書籍。」憑着這本書——這本萬書之書——意大利的國運，將蒸蒸日上，再接再勵，無往而不勝。

